



□ 12
3172
8



門 12
3172
8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七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總旨 張彥陵曰。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附顧麟士曰。按達說全章。知乎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唯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其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說。把不愆不忘。節帶上看。亦妙。○湖南講曰。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



語何故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穩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闔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卽此可知看孟子之法。○又問通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曰遵曰揆。遵則不過守其成規。揆則須有籌度較量。曰凡看書要看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爲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

離婁之明節。張彥陵曰。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卽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

爲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大全辯載王喬桂十二律還相爲宮說。全與李文利同。王喬桂未詳何如人。○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今有仁心仁聞節。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據慶源輔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大全辯少墟馮氏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卽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

徒善不足以爲政節

不愆不忘節。沈無回曰：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焦漪園曰：此節不止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以廢法乎？○翼註曰：聖人卽上先王。○附存疑曰：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員平直屬下文讀，依愚見，準繩下用個以字，文勢未斷。况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

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住，意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為高必因丘陵節。張彥陵曰：愚按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看來兼不及一邊說，似尤妙。○翼註曰：可謂知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為智？○顧麟士曰：為高必因丘陵二句，本出禮器，註曰：丘陵高而顯，為高上之祭，而豳禮以行，川澤深而隱，為卑下之祭，而沉禮以行，似孟子亦斷章取義耳，不然則解禮者誤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節。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又曰：惡對善言，卽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爲不仁，卽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是卽註所謂貽患也。

上無道揆也節。張彥陵曰：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徐玄扈曰：道揆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圓，臣執方也。○陳大士曰：不信道者，其立心太高，而其用心又太粗也。先王之心寄於法，而直以法輕之。○按大士亦只就太過一邊說，此處亦兼不及者說。○朝不信道四句，與上二句分別處，蒙引

在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上看出。故曰漸說得廣。存疑則從信字犯字上看出。二說可兼用。○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蒙引又謂下字兼臣民，雖似有理，然與其所謂漸說得廣之意，又相戾矣。只從存疑也罷。○無法守，只依蒙引謂不得行其法爲是。存疑稍悞。附後。○附存疑曰：蒙引謂下無法守，是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此說似明切，但愚意竊謂未然。何也？下無法守，不但在朝之臣，在外百司庶府皆然也。人君亦安得人皆奪之，使不得行其法耶？且君雖曰不行道，何嘗不以法守責其臣，所謂擬罪而反饒，輕刑而加重者，特出於一時之喜怒耳。何嘗欲奪下之職，而不與其法守也。

依愚見只是上妄爲則下亦妄作如下文上無禮下無學之意耳。○按存疑此條皆是強詞。○上無道揆六句相因。依蒙引存疑皆有層次。淺說似無層次者。殊謬。城郭不完節。張彥陵曰。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句。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句。賊民興。應上犯刑句。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此亦是彷彿如此耳。蓋上文說無法守不信度。雖就臣言。然其民亦可知矣。○蒙引曰。賊民猶云奸民。不要說賊民者興。正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方文伯曰。國家不在形勢之強弱。而在精神血脉之流貫。故昌黎云。脉病而肥者死矣。亦此意。○張彥陵曰。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

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天方蹶節。翼註曰。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張侗初曰。怠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泄泄猶沓沓也節。翼註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上泄泄猶沓沓。只引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爲之實如此。○虞伯生曰。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之臣藹藹。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

事君無義節。張侗初曰。義主斷主宜。若逢迎。若沽名。皆

非義亦妙。○附蒙引曰：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卽進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擎蹠曲拳奔走承順而已。如此又安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按蒙引前一說亦該得。後一說不若存疑。只從前一說爲是。○又按張侗初云：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違。或悻悻。都是進退無禮亦妙。壬子六月。責難於君謂之恭節。張彥陵曰：先王之道原非難事。此曰難者。對世王言之。○徐自溟曰：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

密處。故曰敬。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此處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據大全朱子則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然愚意亦有閉邪而後可以陳善者。不偏說爲是。以孟子距楊墨及君子反經推之。可見。○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俗云沓沓。還未痛切。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總旨。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又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翼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

可知。○吳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
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
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遞說下。總只歸到
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平
層而非旨矣。

規矩方員之至也節

王觀濤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

是的确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
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
聖意。○陳伯玉曰。至卽至善之至。

欲爲君節。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猶言爲君而
欲盡君道。爲臣而欲盡臣道也。人倫獨言君臣者。此章
主君臣言也。雙峰說得之。新安以宗主綱維爲說。不是。

○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
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
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
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
翼註曰。新說通章重一仁字。法堯者。法其所以治民法
舜者。法其所以事君。二所以字。皆不徒泥其迹。而直會
其心也。仁人心也。故引孔子之言證之。此說甚新。詳味
孟子口氣。重在舍堯舜更無可法。以決人之趨舍。今乃
云不法其迹。法其心。則又添推原一意。而反隔斷題神
矣。○陳大士曰。人以爲堯舜不能爲。吾爲其次焉者
而已矣。不失爲中主而已矣。而不知此其說非也。太甲
成王諸人之爲君。雖不及堯。然法堯者也。其所以治民

固堯之所以治民也。盤說望畢諸人之爲臣。雖不及舜。然法舜者也。其所以事君。固舜之所以事君也。使不法堯。則所以治民者。非徒不及堯。併不及太甲成王諸人矣。使不法舜。則所以事君者。非徒不及舜。併不及盤說望畢諸人矣。蓋能法者。僅分至與次之間。不法者。遂分仁與不仁之際。可不辨哉。○堯舜而下。尚有湯武與夫太甲成王之爲君。伊周與夫仲虺君陳之爲臣。如何說不如堯舜。便是不敬其君。賊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則以賢君賢臣爲法。亦卽是法堯舜。然按蒙引及陳大士之說。則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爲法。卽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卽未能

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此說是也。○翼註曰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

道二節。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唯此二仁字。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暴其民甚節。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蒙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爲君者。恐未是。○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又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諡之甚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

殷鑒不遠節 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天子不仁節直解曰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恆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云云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按直解正與存疑合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意謂天下蓋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

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無益孰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哉○按因之此條極得總註承上章之意蓋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畧能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意也蒙引謂其不得大旨是矣然蒙引謂大註亦承上章而言見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亦說得未甚切今斷以因之說為正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 張彥陵曰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鏡於人意翁子先曰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失在人不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脩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又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者節 張彥陵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卽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又曰。天下大矣。何以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永言配命節 沈無回曰。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人有恆言章總旨 翼註曰。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上章說其身正。乃是承反求諸己來。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內。

矣。與大學之先脩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自異。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卽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

人有恆言節

劉上玉曰。恆言。不是恆人之言。○天下之

本在國

云。雙峰謂天下取則於國。云。是只主教化

說矣。看來孟子是渾說。還兼教養爲是。但意則或重在教耳。

爲政不難章

張彥陵曰。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

貞亦不乏。不必泥定在權臣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爲不得罪於巨室。○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參看就

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三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強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而臣益驕矣。○不得罪於巨室。只是脩身之驗。初不重在巨室也。玩註自見。圈外林註。是主巨室言。故在圈外。○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脩身。還須處置得宜。然脩身其本也。故註專以脩身言之。然則所謂承上章者。亦非專承家之本在身一句也。○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是。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爲難。○說叢曰。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又曰。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按翼註亦主此說。然註則明謂巨室爲國人素所信服。看來二意可兼。

用。蓋人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註只主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未嘗重講此二字。

天下有道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愚謂孟子此章可當一篇六國論。蓋人莫不以合從爲六國之長策。不知合從者亦孟子所爲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者也。爲六國者。唯有脩德而已。不能脩德而欲合從以擯秦。能免於逆天。

之亡乎。反不若連橫者不失爲順天而可以苟安旦夕矣。

天下有道節。張彥陵曰：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爲有道之深意。○翼註曰：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說。○又曰：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又曰：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視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附後。○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詘於下者乎？曰：此章只就有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附存

疑曰：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爲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相役使耳。○按若此，則第三節下當補云：大德大賢而爲匹夫者，固無如之何矣。若有國者，獨不可自強乎？○翼註曰：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爲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爲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看來二說原可兼用。○翼註曰：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高中玄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是故。三苗窳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吳越

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按中玄說則大德大賢不專指天子。依淺說翼註則專指天子。中玄說恐未是。○李毅侯曰。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挽無道爲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爲我役矣。如齊景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爲順天也。○按李說看順天是深一層解。齊景公曰節。出令受命絕物。俱切邦交上說。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節。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說叢管登之曰。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

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已。

如恥之節。翼註曰。師文王且虛。仁字在下節。○張彥陵曰。必爲政於天下。句要看。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爲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孫子節。張彥陵曰。仁不可爲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翼註曰。仁不可爲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又曰。敵非戰敵之敵。註只云不能當之。今也欲無敵於天下節。張彥陵曰。引詩只重誰能二字。○翼註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且畧虛活。引詩方見不能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爲安。雖蓄自以爲利。茫然不知己之所爲。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不仁者可與言哉節 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危蓄亡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怠傲之類。是危道。如流連荒亡之類。是所以爲災。如凶暴淫虐之類。是所以亡。看來不是蓋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

難分屬也。

有孺子歌曰節 翼註曰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

小子聽之節 徐做弦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個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沈無回曰。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重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夫人必自侮兩節 翼註曰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

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張彥陵曰：愚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歌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爲仁。故主意全在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至誠惻怛。真實爲民意思出。

桀紂之失天下也。節。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按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已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食欲安。

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欲。彼又以如彼爲欲。非虛以察之。誠以體之。未易周知。旣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得。○聚欲勿施惡。卽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爲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

民之歸仁也。三節。張彥陵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毆。而况又有不仁爲之毆者。其歸豈不益速耶。○沈無回曰：毆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附蒙引曰：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爲淵毆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二節。只是一項事者相悖矣。此

恐未是。淺說亦似主此。附於後。○附淺說曰。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其所以歸化者。以其所欲在此。如水之就下。以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壙。以其所欲在壙也。不能聚其所欲。而反施其所惡者。不仁也。不仁則民去矣。其所以去此者。以其所欲在彼。仁者而所惡在此。不仁也。如魚畏獺。故歸淵。如雀畏鷗。故歸叢。是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陂雀者。鷗也。民畏桀。紂。故歸湯武。是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民歸仁而去不仁如此。○吳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為之。陂。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節

張彥陵曰。按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

自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

此意當補在求三年之艾

也下。不可即貼求三年句。求三年句。只作好仁之晚看。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然細玩本文及註。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慨

歎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

立志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

傾有到王之理。

自暴者節。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

是也。○吳因之曰。不可與有言有為。此二句是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辭。○翼註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吳因之曰。言非禮

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爲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爲妙。○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是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卽性善堯舜之旨。○按因之此條。除去自暴二字爲妙。

仁人之安宅也。兩節。吳因之曰。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爲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道在爾而求諸遠章。張彥陵曰。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

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卽體道之工夫。○姚元素曰。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卽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卽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儼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總旨。此章存疑。雖云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節。只歸重在身上。蓋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矣。微不同。○又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

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淺說過文。與中庸同。殊不是。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張彥陵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朱子小註說有道字極好。存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大全辯嘉善。陳氏曰。士君子德業已隆。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官其地者。悅服而模範之。當有格過於未形之妙。豈必待失而後諍乎。獲上信友。其先務在明善誠身。諍友諍臣。皆非其至。○首節未嘗無效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遞

推之驗。游氏註預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是故誠者節。方文伯曰。此與自成自道例看。○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覺軒蔡氏說不是。○思誠。依小註既兼知行。則脩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蓋曰脩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近日時文有以思誠思字作明善之明字看者。真大謬矣。

至誠而不動者節。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己也。因之謂末節不作能誠之驗看。不是。○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極誠之效。則至於無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主意歸重在誠一邊。○又中

中庸言動變化。此章末節一動字亦該得變化矣。蔡氏說亦拘。○吳因之曰：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况人乎？○翼註曰：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則邦君不覺傾動。○首節與末節分別處，雙峰說得極明，細玩可見。蓋逐節遞推，與一節貫通。大凡說效驗處，皆當以此二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極功分看，妙甚。○吳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格晉獻耳。

伯夷辟紂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翼註曰：此章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上不專重養老也。

伯夷辟紂節 翼註曰：作屬文王，興屬伯夷。○鶴林玉露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張彥陵曰：問二老同歸文王，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

二老者節 翼註曰：其子焉往，亦是不約而同之理。○按蒙引則是視大老為向背之意，與此不同，似亦可兼用。○翼註又曰：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節 翼註曰：行文王之政，泛就包養老在內。

求也爲季氏宰章總旨。張彥陵曰：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末節亦有例在內。○翼註曰：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卽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卽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也。

求也爲季氏宰章。張彥陵曰：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第二個次之。亦承首句來。謂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董氏彝曰：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辟草萊任土地者則次上刑。孟子論人臣功罪，只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不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存乎人者章。陸實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

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徐倣弦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吳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泛了。人焉廋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爲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翼註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又曰：人焉廋哉，廋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張彥陵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張彥

陵曰真偽對照處。必須以吾之胸中為主。○湖南講謂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弄些虛頭。便眸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卽有一種人。肚裡甚是奸深。口裡不吐一詞。却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餽以不言餽。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覷他眸子。○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難專用而可兼用。

恭者不侮人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是孟子因世主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誘之。要得此意。○此章恭儉字。只就實德上說。不侮人奪人。則實德之所發也。觀時君之發於事者如彼。則其無實德可知。其名爲恭儉者。不過飾於聲音笑貌者耳。非實德也。○意還重在恭儉上。蓋真

恭儉自能不侮奪也。

恭者不侮人章 翼註曰。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予之類。不奪人。在貢賦上居多。作文槩兼臣民亦得。○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又曰。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恭儉之實。惟文帝庶幾。然愚猶謂其頓辱絳侯爲不恭。厚賜鄧通爲不儉。或曰。宋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苟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繩被漆唾壺也。唐明皇卽位之初。焚珠玉錦繡於前殿。是好名之弊也。

男女授受不親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字。○此章禮字。只作一經字看。○鄭申

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爲輕。拯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濟溺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

男女授受不親節。張彥陵曰。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爲下諷言。張本。○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卽程子權只是經之說。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主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

今天下溺矣節。翼註曰。夫子之不援。說者多云病其不見諸侯。看來孟子來齊。方與髡答問。恐已見諸侯矣。註枉道求合四字。最圓活。○枉道求合。不專是往見諸侯。極是。但謂髡之答問在齊。則亦難泥也。

天下溺節。翼註曰。天下溺二句。重上句看。道字不外仁義。○楊復所曰。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王道援之。○此非正意。○張彥陵曰。手援是影語。非實語。○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爲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如髡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湖南講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驚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

君子之不教子章總旨。蒙引此章爲常人之父子言。若

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教。是不易者其經。而易者其權也。據王氏註及輔氏陳氏之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戒之。是不責善而易以教者。亦經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補孟子言外意也。○此章大全存疑。皆槩言父子。唯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蓋周公亦嘗撻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張彥陵曰。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君子之不教子兩節。翼註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古者易子而教之節。翼註曰。易子而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意。離只是情義乖離。○沈無回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父亦未嘗不教。○此亦本蒙引。

父子之間不責善節。末節存疑。謂與上文意一般。是引成語爾。看來上文專就父之教子說。末條則兼父之教子。子之諫父說。似又推開一層矣。然講家未有如此說者。姑誌於此。以俟再定。

事孰爲大章總旨。守身固卽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章旣以守身養志對說。則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蓋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卽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皙節。亦牽守身來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新安章末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

事孰爲大節。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
又曰：不失其身，先足爲親之榮，而親心愜矣。又加奉養。
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爲親之辱，而親心不愜。
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
下養志相關。○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
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
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爲事節。翼註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
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皙節。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
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
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惹著守身。○

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是要爲養
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
也。○鄒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
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
一餒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
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
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
不匱之孝，有守身意在內。○附張侗初曰：養志只在守
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也。
壬子。○沈無回曰：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
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引曾元一段，
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貶曾元意不重。○吳因之

曰養志不止酒食一端舉酒食特以見例故講可謂養志處雖承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來須說得渾融統括爲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毫釐千里要認得真○翼註曰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旣形而曲以體之

事親若曾子者節 張彥陵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翼註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卽如曾子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說叢耿子庸曰

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皙一段往以爲沒要緊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業故窶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辨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興襟度高邁恢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唯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

人不足與適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覷著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規諫上一正君而

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高中玄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須知不但在用人行政之先。亦在君心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之言。觀之可見。

人不足與適也章。王忠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翼註曰。大要是以心格心。必已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耳。○方文伯曰。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

○大人者。雖是正已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力。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且如說王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絕不用力。蒙引因註正已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附蒙引曰。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爲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按蒙引此說。亦卽格字不著力之說也。○大全辯嘉善陳氏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進牛畜。荀欣徐悅。而趙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竇儀見藝祖岸幘跣足。不肯進見。而藝祖自後對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適聞之外。視抗論攻

堅進一籌耳。○翼註曰：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
紛適間意。○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
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
似謬。

有不虞之譽章。張彥陵曰：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
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
有一個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
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沈無回曰：二有字
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士
翼曰：斥松為樗，何損於材，譽猶為蘭，不揜其臭，故毀譽
之加諸已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

○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不特
毀來當脩省，卽是譽亦當脩省。蓋或已不免有好名之
心，而人因而加之也。○翼註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
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
可見亦有實者。○按此看毀譽最是雙峰，亦已見及，但
又謂譽對毀而言，則有過情之意，則又與此相悖矣。○
人之易其言也章。此章爲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
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謂爲喜其無責者發，蓋彼方
以無責爲得計，而孰知其大不幸也。一說謂爲惡人之
責者發，後二說只可作餘意。○直解曰：或於人之善惡，
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爲論斷，遂至於僨事失人，
興戎召辱者，此是爲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

懲創故也。○陳眉公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焦漪園曰：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於話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此千古易言者之鑒。

人之患章。張彥陵曰：此不是論人爲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九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張彥陵曰：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爲而來意。○

翼註曰：子亦來見我乎，亦有譏其失身意，但未露耳。○又曰：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求道。○又曰：失身之罪最大，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反大於失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張彥陵曰：此章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饋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之意。○說叢曰：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藉其資糧輿馬之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饋啜耳。○按此說得好。集註大全蒙引存疑，雖只就饋啜上論，然亦似不相妨。

因勉錄卷之七
○翼註曰。舖啜指道路所需言。○張侗初曰。聖賢欲有為於世。須要立定脚跟。其於小人。一毫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他畧習圓通。便忘却箇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賤。不孝有三章。翼註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證也。○吳因之曰。全以孝字為主。言舜之不告而娶。乃其所以為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講猶告處。全本孝字意發之。○不告之所以亦得為孝者。則又全在為無後上看出。
仁之實章總旨。顧麟士曰。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禮智樂之實。○此章依賽合註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吳因之。則首節屬本心。次節屬工

夫而總註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只貼首節。依翼註直解說約。則二節一例。作本心看。而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亦總貼二節。未知孰是。姑從大全諸家。○吳因之曰。此章只論仁義。便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必有知之實。以知之禮之實。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姚承菴曰。知之實三段。非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亦非說知禮樂所以盡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機之不容遏者。即此良知保守之而不失。是知之實。即此良能率履而節文之。是禮之實。即此天機之不容遏者。無勉強苦難。自然流盪於四體之間。是樂之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知禮

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按下三段俱就良心說。卽本翼註說翼註附下。○附翼註曰。知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俱要說得自然。勿著人力。方是良心真切。弗去非把持。是良心自然不昧。以恩勝。易流於無節。他却有自然之節。以直率。易至於無文。他却有自然之文。

仁之實節。吳因之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要緊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熳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裡面事。

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張彥陵曰。實字有三解。對名而言。是名實之實。對理而言。是事實之實。對華而言。是華實之實。○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實字小註中如勿軒雙峰說皆得之。譬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有果核方有萌芽。有子所謂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核實也。實字乃其發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仁字與此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亦說得明。但其所謂理一分殊者。亦俱就偏言中說。不可認爲萬殊一本之意。○覺軒蔡氏謂有子所言是

專言之仁。此誤也。○孟子每以仁義對言。然有泛言之者。則是存心制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則是愛敬之分。雖皆是欲以仁義該天下之道。然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一條須善看。○湖南講曰。仁義本一原。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王觀濤曰。事親從兄。不徒在顧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透徹方見是仁義之實。

知之實節。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說。可見蓋偏言之仁。又有包知禮樂在內者。○右此條須

善會說見下。○論來仁義知禮樂是一類名色。皆爲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乃以仁義爲本心。以知禮樂爲工夫者。蓋雖可互見。而所主不同也。○朱氏公遷所謂知禮樂卽在仁義之中者。亦當以此意推之。○張彥陵曰。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入之知。是本初帶來的良知。卽所爲知愛知敬是也。弗去乃所以爲知。莫說知了又要弗去。○孫栢潭曰。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彥陵又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徐傲絃曰。心雖無窮。不得不正於有限之分。意雖眞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翼註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則

以過不及分蓋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各自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張彥陵曰：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方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樂的光景。手舞足踏。正形容生惡可已的光景。俱包裹樂斯二者一句內。○此段數句。句句有淺深。蒙引最說得明。翼註槩從良心上看。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彥陵因之耳。○按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下截。玩註自見。如樂則生矣。句重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生乃見其真樂。非謂樂則自然能生也。○樂則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節末。○生不必遇親長而始生。○張彥陵曰：按生是萌動之意。惡

可已。是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要知得手舞足踏處是樂。樂却不在手舞足踏上。○王龍溪曰：手舞足踏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吳因之曰：不知手舞足踏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見其為孝弟之極也。○按王守溪講足之蹈之曰：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趨進之儀。講手之舞之曰：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手之敬。卽席而有握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樂不專在聲容上。○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手舞足踏。不是分外討這個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來愛敬耳。○雙峰以事親

從兄爲本立知禮樂爲道生殊謬此亦易見○黃氏謂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生生種子亦謬生生處卽在實上說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總旨 翼註曰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吳因之曰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事有純孝之事斯有純孝之化通章主意全重在心上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 張彥陵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李衷一曰此節大旨與輕富貴無干卽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蓋天下悅而歸舜正是以舜爲仁人爲孝子而舜之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得不能得親順親

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正是舜之不見己爲仁孝處○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遇之隆說以舜爲仁孝是言外意耳○翼註曰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爲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舜盡事親之道節 翼註曰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以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張彥陵曰愚按曰化日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爲人爲子者而已○張彥陵曰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若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者則又是不敢說君父不是之意亦非竟不知也

孟子困勉錄卷之七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八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總旨 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舜生於諸馮三節 張彥陵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周禮八節符節其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

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爲之。意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者註云以玉爲之者。乃是舉重而言耳。俟再考之。○附袁了凡曰。器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古者以竹爲之。故字从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玉爲之。歷考諸書。顯然二物。註合爲一物。誤矣。以玉爲之。云云。乃周禮八節之一耳。

先聖後聖節。張彥陵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此亦

本翼註與劉上玉賽合註俱不同。○按劉上玉謂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人之心。其揆度事理者一也。此大謬。卽蒙引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附賽合註曰。據註云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則此揆一。是以道度聖人之皆一。蓋以時勢揆聖人。則先後遠近不同。唯以道揆聖人。必無先後遠近之不同。新說作聖人自揆度事理。謂聖有先後。而心無先後。其取天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說詭異。○總註遠近二字。蒙引謂不可分。孰爲遠孰爲近。此只就舜文看。故難分耳。其實范氏意乃通論聖人。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總旨。張彥陵曰。乘輿濟人一事。只是借來論箇政體。不是貶駁子產。○徐倣弦曰。子產當

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爲美談其究將竊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雖分三段須知上二段又總是不必乘輿濟人之意○湖南講曰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箇伯子產處不可伯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

子產聽鄭國之政三節 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爲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爲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

之則子產平日所爲已是惠而不知爲政了况乘輿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爲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爲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猶以爲惠也况乘輿濟人尤爲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章正意○蕭漢冲全章文講歲十一月節曰政之所以惠而不費也講君子平其政二句曰政之所以威而不猛也甚巧○雙峰看未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泐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爲太泥是矣○趙註專主冬涉言泥矣○袁了凡曰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爲方橋誤徒行

之枉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爲梁，疏謂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

君子平其政兩節。翼註曰：平字是極其平妥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唐荆川焉得人人而濟之，合下節文曰：一日之間，其望恩於我者，不知凡幾也。吾欲一一以周之，則先施者獲及時之惠，而繼與者已不勝其後時之怨矣。是人無窮而日有限也。其將何以給之哉。○附存疑曰：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只就溱洧說。○張彥陵曰：日亦不足。卽日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翼註曰：只緣人多覺日少。○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唐中宗景龍間遣使分道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魚鼈之

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施，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回收贖之錢物，減平民之徭役，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僖宗乾符間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敝，寇盜充斥，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行此小惠乎。愚按贖生施錢，非獨無補，壞政體實甚。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張彥陵曰：相報之說，豈臣子所敢言，但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寇讐卽舟中皆敵國意也。○臣之報君，慶源輔氏謂當加厚一等，未是。潛室陳氏謂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妙。○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蓋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內矣。○

翼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灾而樂其禍。

禮為舊君有服節。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諫言行聽兩節。徐倣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翼註曰。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趙岐註謂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為人道。

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已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張彥陵曰。只是重重叠叠。有加無已之意。無罪而殺士章。說叢曰。穆生之去楚。梅福之掛冠。上東門。皆是此意。

君仁莫不仁章。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則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之禮章。張彥陵曰。正是可與權處。○高中玄曰。非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易辯也。唯非禮還叫做禮。非義還叫做義。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唯大人察理至精。觀會通。達變化。豈為之哉。只說他不為非禮非

義不必說他爲禮義。○湖南講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著強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卽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原之似乎庸，無忌憚之

似乎時，則直爲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清。○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爲非矣。蒙引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中也養不中章，此章本爲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若未嘗知教，與夫責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沈無回曰：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徐岩泉曰：中是德性溫良，才是英氣發露。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陳伯玉曰：養之者寬嚴並用，特寬之意居多。○註涵育薰陶，皆重俟其自化之意。東陽許氏以寬以容之，善以道之分貼，恐未是。○徐倣弦曰：樂字正從

因勉錄卷之八
養字來。○程竹山曰子弟不賢猶累及父兄也。爲子弟者奈何不懼。○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殊謬。玩註自見。

人有不爲也章。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爲意。蓋有不爲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此章麟士之說。是出此入彼之意。翼註之說。是克已復禮之意。因之之說。是智深勇沉之意。皆與存疑不同。皆附。○附顧麟士曰。朱子引橫渠語。亦是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爲之解。諸家皆有毫釐千里之謬。○又附曰。爲與不爲。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

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按橫渠所謂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附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爲。是以可有爲。比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爲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爲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爲所當爲。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異。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翼註又曰。有作不輕試其才智者。亦未爲真見。○附吳因之曰。有不爲。是不輕易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高中玄曰。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裡。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為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為能靜。此意極可體會。○此與因之說同。薛方山亦主此。然方山兼德業說。今人主此說者。便專主事業。尤謬之謬矣。○孟子此二句。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誠者相反。彼是以有為占其不為。

言人之不善章。張彥陵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伊川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真長者之言。○盤

雲大師曰。天地包涵萬物。山澤藏納污垢。人遇不善。不可無此度量。○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士君子之於不善。或委婉化誨。曲成不遺。使同歸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大者誅殛。小者逆棄。使不傷善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譏責。何益哉。言人之不善。受病全在言字。鹵莽粗疎。無學術。無作用。最誤國事。當如後患。何說得悚然。非僅禍及身家而止。孟子正要人慎思。所以待不善之道。若看作謹言避患。將使天下皆苟且拱默。相率而為仗馬寒蟬。豈孟子當日立言之意。○卓菴張氏曰。王尊之罪狀。王鳳。李敬業之檄。誅武曌。胡銓之抗疏。秦檜。豈可畏禍不言。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張彥陵曰。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

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張南軒曰：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

大人者章。張彥陵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吳因之曰：論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己見說，言不以己爲主，而惟以義爲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

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所以不同處。○附翼註曰：惟義所在，不可說義當信果，則信果；義不當信果，則不信果。蓋義也者，不期於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於果而自無不果者也。大人亦去其有心之信果，從其自然之信果而已。○按此卽雲峰胡氏之說，蒙引已駁之矣。○張彥陵曰：愚又下一轉語，與其爲無忌憚之小人，無寧爲硜硜之小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張彥陵曰：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翼註曰：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般，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徐自溟曰：赤子之心，所由失

者不獨以私欲僞妄失之。卽聰明才辯亦所以失之外來者日增。本來者日減。○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湖南講曰。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著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大全辯京山郝氏曰。赤子所以能爲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則近於禽獸。故禽獸亦有忠信。未可徒恃忠信耳。唯學爲要。○李見羅曰。不失內雖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爲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

者也。○張彥陵謂註擴充字不必用。張侗初亦謂是蛇足。此皆背註之說也。○翼註以一物不容萬物皆備來解赤子之心。如此則專就未發上說矣。赤子之心。只可以一私不存解之。○杜靜臺一條。專以赤子之心作未發看。卽翼註一物不容之解。○附存疑又曰。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卽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李崆峒曰。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大人只培之使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崆峒此條只是餘意。若依存疑盡性之解。則此便是正意矣。○吳康齋曰。孟子所論大人者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爲主。唯不失赤子初

心。所以真機運用。便能破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能正物。○人有一偏之心。有全體之心。有後天之心。有先天之心。先天者。初心也。後天者。習心也。一偏者。觸心也。全體者。本心也。其初心。本心。心也。其習心。觸心。心之心也。右萬曆丙午。應天解元。鄒之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玄極冥。直推究理奧。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說叢曰。如顏子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末由曾子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又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爲不深造。亦未是責效旦夕。是不以道。○按依朱子則勿忘

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爲只是深造。至雲峯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爲是。○吳因之曰。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害事。伯者以力假仁。做成功利。也只坐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曰。亦懶惰不得。蓋人之病。只在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嘉靖四十年。四川程文講居之安云。見其可欲也。不惑於似是之非。見其可依也。不搖於外誘之奪。○直解以溥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而時出之。卽是左右逢其原也。○按資之深。蒙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未是。○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

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極是。○本文數箇之字，乃是指統體一原者言。○附蒙引曰：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按居安資深逢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二處不同也。

博學而詳說之章。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爲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鬪靡意。○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丘月林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服人者章。湖南講曰：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

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乎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毆。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姚承菴曰：善原人所共有，以善去服人，卽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作成，唯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翼註直解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善服人，未之有也。正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言無實不祥章。張彥陵曰：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

季彭山曰。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蔽賢之禍。無所不有。極其禍。卽可以至篡弒。○存疑謂篡弒之害。只在一時。此亦未是。蓋篡弒之害。亦不止在一時。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翼註曰。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實行。

仲尼亟稱於水曰節

原泉混混節。不舍晝夜三句。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分看。○翼註曰。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下節無本與原

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澗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苟爲無本節。聲聞過情。雖是說虛名之無實。其實是說僞行之無實。蓋上文所謂不已。漸進放海。此節所謂集與盈。與澗。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大全朱子所謂聲聞一條最好。蒙引孔子言水不舍一條。其意亦自如此。○湖南講曰。其有實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張彥陵曰。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陸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乎海。然學者

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涓涓而趨之，會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自偽，却如擔水來相似，涸可立而待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古今名過其實者多矣，孔光以三公諂事董賢，而王嘉急稱之，至死猶以不克進光為恨，殷浩咄咄書空，而謝尚王濛以為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張彥陵曰：幾希正所謂道心惟微。○又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剝喪已盡，僅有此未亡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翼註曰：幾希不多也，人性萬物皆備，何云不多，此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沈無回曰：幾希

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即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大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顧涇陽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此是異說如存之則人，去之

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吳因之曰：幾希雖兼理氣，只重理，註得形氣之正二句，極有斟酌。○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內。○陳伯玉曰：庶民去之人，盡庶民也，何以不成禽獸世界，賴有君子以一身存之，并

庶民皆不得去。非獨君子一身自存也。○四書脈曰：去不但是愚蒙，增著知識氣力，都是去。○又曰：君子存之句，要講得有關係。蓋君子乃身係世道之君子，存之乃是為天下萬世而操持其心，以警惕人心，維持世教。○按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附劉上玉曰：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蒙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已置圈外矣。○按翼註上玉雖似有理，然大全蒙引淺說，麟士多主尹氏之說。

○翼註曰：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舜明於庶物節。吳因之曰：天下未有不明察乎倫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亦未有不率由乎仁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孫淮海曰：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張彥陵曰：愚按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明，倫遇之自察。○翼註曰：仁義即貫徹倫物者，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葛屺瞻以藹然有親者為仁，截然有辨者為義，胡忠

泉文亦如此似與存疑不同姑俟再定

禹惡旨酒章總旨 翼註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禹惡旨酒節 張彥陵曰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遏絕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扁鑰

湯執中節

文王視民如傷節 李衷一曰如傷或做如已傷之說看來還是常若有傷更形容得視民意出○四書脉曰如傷不特一意撫物卽鋤強抑梗亦如傷中事

武王不泄邇節 翼註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節 張彥陵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

串意○淺說謂兼三王之四事而施行之極得○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附存疑曰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爲可從也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唯四事之外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則可也○陸實府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

斟酌變通在內。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梁無知曰春秋一書正是察於人倫處此之謂人禽之關○王三原曰羲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處○徐懋齋曰王迹泯而伯圖興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聖人不能不聽之氣運雅詩亡而春秋作此又轉降爲升之機也聖人不得不示以人心○徐自溟曰此處最可以觀葩經之終麟經之始正是王之終伯之始正是宇宙政教

之終言教之始○張彥陵曰愚更爲一語曰此正是君道相道之終師道之始○徐自溟又曰此是緣史以成經正緣魯以尊周正緣伯以明王○彥陵又更爲一語曰此正祖義以行仁此正化禽獸以成人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節 張彥陵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又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

則在末節義字上。○又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又曰六經爲宇宙元氣。有絕必續。○翼註曰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跡已熄。○四書脉曰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也。○按顧麟士曰春秋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字。然後春秋作。謂屬筆之時耳。必不指託始之平王四十九年也。按作字固是作文字作字。然曰然後春秋作者。乃是謂春秋之作。始於詩亡之時耳。非謂屬筆之時也。麟士欠明。○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節 四書脉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張彥陵曰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曰義竊取卽竊比之意。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非是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迹降爲伯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附翼註曰春秋載事不止桓文。此事字是事體也。大槩事體是二伯規模。或聽其盟

約。或踵其故智。皆是。○按此與蒙引舉盛之說又不同。
○尤西山曰。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下正論猶在。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焉。正論始廢。春秋爲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卽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張彥陵曰。愚按義出於人心之公。卽所謂是非是也。從古帝王撐持世界。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懾服人心。蓋從其不容泯滅者。以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復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翼註曰。竊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傳承問曰。春秋固當世之事。

一一處置從天理上去。○真西山集卷二十一云。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以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檣杙之類耳。

君子之澤章總旨。張彥陵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又曰。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爲人處。

君子之澤節。四書脉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

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徐倣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脈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張彥陵曰：或問孟子所任私淑，從何處見得？徐自溟曰：孔子作春秋以警亂賊，無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直領舜所由之仁義來，舜之仁義乃察於人倫，孔孟則於君臣父子之倫而力救以仁義。不必專根人倫，前章亦非專就人倫說，謂重在人倫則亦可。正是千載前後相符合處。○私淑諸人依新安陳氏作私竊其善於人，與私淑艾一例似妙，但如此則當以大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作正解，而私竊以善

其身乃是足上意，恐朱子本意未必如此。故雙峯次崖皆不如此說。○翼註曰：私淑用博約講，腐而泛。此須與好辯章參看。孔子作春秋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此處亦要見得異端蜂起，仁義充塞，非聖道無以淑身意，仁義比博約字切。

可以取章。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不及之義。○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似。然不引此似更妙。○莊忠甫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殉利，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間矣。其於傷義則一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四書脉曰：盡羿之道以射道言。○本文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話。非本文正意。蒙引亦稍誤。附後。○附蒙引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其意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使羿而果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張彥陵曰：此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肯師耳，未可謂合於義。○四書脉曰：今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庾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因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為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正言。

道即善射之道。○張彥陵曰：庾公於君則曰不敢廢於師，則曰不忍害，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矣。○此是庾公自見得如此。然庾公實未能兩全也。○歸熙甫曰：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為欺君矣。時則為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為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鬪可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陸佃鄭俠，或受經於安石，或為安石所獎拔，至論新法，則陸氏極言其擾民，俠且繪圖以進，乞誅安石，未嘗以私恩廢公義。

西子蒙不潔章。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

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君子之不敢爲惡。必欲爲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爲下等人說法爾。○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唯適張氏曰。此章是春秋誅趙盾錄楚莊之意。

天下之言性也。章總旨。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此章言智亦只是偏言之智。○沈無回云。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按此皆背註。斷不可從。

天下之言性也節。吳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沈無回曰。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又曰。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也。○按利字。如孩提。平旦乍見。嗜爾。皆是利處。若對下鑿字。則更就日用常行。無奇異。無隱僻處體認。

所惡於智者節。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鑿字對渾成看。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強設機械。若以爲抽關啟鑰。剖秘決奧。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

君子惡之也。○翼註曰：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何常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道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莊忠甫曰：觀於禹之行水，而不害其為無事，則知堯之觀天察地，舜之封山濬川，湯之放桀，武之伐紂，周公之誅兄伊尹之幽主，猶未始有事也。何也？此皆不得已而動也。○張彥陵曰：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翼註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況就應事接物言。○吳因之曰：言性只看故，便自明白。今故本順利，本未嘗有事，故用智者亦當以無事處之。無事則為利，利則為故，故則為性。夫用智而至於運性中之作用，豈不卓越，豈不高朗？故曰智亦大矣。講智大，要根著性字來。○附蒙引曰：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

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不當專主言性說。○按蒙引此說，雖與時說以論性為主者不同，然此節智者雖可兼言行，似不必更及於言性。

天之高也節。翼註曰：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千歲之日至，亦即是故。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袁了凡曰：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張彥陵曰：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四書脉曰：兩言非正言，是

叙親媚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只是不尤人。其自反正不尤人的工夫。前六節詳言君子之存心。末一節結言君子之存心。○張彥陵曰：愚按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尤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法傳二字。正是發明君子憂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能以仁禮自盡。卽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其不能感化橫逆。正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張彥陵曰：有瞽瞍傲象。乃成其爲舜。有橫逆。乃成其爲君子。語云：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於此著眼。方是學問進步處。○徐自溟曰：此章要重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一句。蓋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上之爲聖人。下之爲鄉人。又下之則爲妄人。此三等人。品皆在心上分別。君子之以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至聖人。而特借妄人以自警。只見自家不是。此正存心異人處。○吳因之曰：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爲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節。四書脈曰：以仁存心。卽是常存此愛人之心。以禮存心。卽是常存此敬人之心。非謂仁

禮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張彥陵曰：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異於人處。○陸象山曰：孟子說君子異於人以其存心。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堪味。○翼註曰：存於心者亦卽心所本有之理。

仁者愛人五節。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附蒙引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又附曰：大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

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人亦必常以仁禮存心不忘。然後接人之際能敬能愛。而人亦恆愛之敬之也。○按蒙引此二段與存疑淺說說約翼註因之不同。○張彥陵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翼註曰：恆愛恆敬。起下橫逆。愛敬其恆也。橫逆其變也。○因之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

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四書脉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張彥陵曰。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又曰。是憐之詞。非棄之詞。○四書脉曰。仁禮人之真心。不可以仁禮感。故曰妄人。○吳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爲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

忠。然後可斷彼爲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爲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湖南講曰。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這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又何難焉。蒙引謂卽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意。極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爲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前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爲他難。此却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芥蒂意。得之。○羅仲素曰。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以至僮僕。到處可憎。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

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去校量。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之。犯不校。誤矣。○愚謂不校。深於自反。自反急於不校。戊午五月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張彥陵曰。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存疑謂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是矣。又云。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此却不是。○吳因之曰。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大意謂由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的。豈以一朝之患分其心也。無患全自有憂來。然須一順說下。若云惟有憂故無患。則亦非本旨矣。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本仁禮來。且要見處。

變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相關。○又曰。三自反即在愛人敬人內。惟自反至再至三。乃為真能愛敬。無一朝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內。蓋惟不患一朝。乃為真能憂以終身。○按此俱是深一層話。○貢受軒曰。所謂鄉人。非特庸庸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三才之極。擅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四書脉曰。如舜而已。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若一般。橫逆都忘了。方是釋憂日子。○附說叢管登之曰。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脉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

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恥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法今傳後恐非從名上起見。管說不是。○翼註曰。上文云無一朝之患者。不能必其境之平。而能必其心之恕也。如有二字。正活出無字。○張彥陵曰。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宋曾晞顏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愛人者天也。敬人者亦天也。天者我固有之也。吾於人無不愛。盡吾之仁而已。人不吾愛。吾不知也。吾於人無不敬。盡吾之禮而已。人不吾敬。吾不知也。有哀矜而無忿疾。有順受而無捍拒。有雍容暇豫而無躁切急迫。何也。所以自處者天也。舜之於三苗。周公之於管蔡。夫子之於

叔孫武叔。子路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皆是心也。○右按曾本陳止齋樂天者保天下論來講此題最快。禹稷當平世章總旨。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說叢曰。此章疑爲楊墨而發。○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箇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言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心卽道也。依淺說則禹稷顏回同道一句。就大本說。餘俱就達道說。存疑爲長。蒙引淺說俱附。○附蒙引曰。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附淺說曰。禹稷云。賢之。孟子曰。禹稷急於救民。顏子安於脩己。其事固不同矣。若以道

之存於心者言之。吾知進則救民，退則脩己。禹稷此心也。而顏子亦此心，豈可謂顏子之心偏於脩己，而有異於禹稷乎？顏子此心也，而禹稷亦此心，豈可謂禹稷之心偏於救民，而有異於顏子乎？至其事之有異者，以其所遭之異也。蓋禹思天下云。

禹稷當平世兩節。四書脉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言。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雙峰謂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此太拘焉。知稷當年無此事。○王觀濤曰：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顏子當脩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按觀濤說是四書脉，謂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顏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

下面議論，此說不是。

禹稷顏回同道三節。翼註曰：兩個思字，須跟身為司空

身為農官來。○兩由字，大全蒙引作猶字解，存疑如字，存疑似長。○湯霍林曰：由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說叢曰：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吳因之曰：禹稷唯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兩節。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張彥陵曰：閉戶亦是救法。此是深一層話，非正意。蓋世路擾攘之秋，輕出其身以嘗試，則不惟無益於亂，并此身亦有載胥及溺之虞矣。定以理其紛靜

以觀其變。此正與時變化之道也。○雖閉戶可也。正是救之之法。此中有闢楊墨拒鄉原作用。在楊墨顯與經叛者也。顯與經叛。而經尚存。故治之之法。止用拒鄉原。陰與經叛者也。陰與經叛。而經遂亡。故治之之法。必用反。向非孔子孟子拒鄉原則。今人孰知鄉原之非哉。然鄉原種子。至今仍未絕。漢之顧廚俊及宋之洛蜀黨明之東林。諸君子皆以攻鄉原爲事者也。然非徒不能絕。且往往卽陰托於君子之中。甚矣鄉原之難除也。甲辰十月初十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四書脈曰。爲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翼註曰。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曾子居武城兩節。張彥陵曰。上二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張彥陵曰。按居武城是居鄉。居於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與地以人重之意無干。○愚謂兩或曰二字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翼註曰。忠在心。敬在貌。○又曰。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臣同。

曾子子思同道節。張彥陵曰。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翼註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

王使人瞞夫子章。王觀濤曰。此全是視吾道過高。非覈

其真偽意。○此章直解主孟子初至齊說。極是蒙引翼註俱云。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不是余初誤收。○直解曰。當戰國時。謀人策士。皆卑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岩岩。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窺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

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况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矚矣。○翼註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又曰。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吳因之曰。人字要重看。若單講無以異。輕丟過人字。便不是口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有一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存疑不是。○觀勉齋黃氏一段。當以此章與論語鄙夫章同看。○樂天齋翼註曰。驕字意輕。○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方順。○翼註

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曰。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樂天齋翼註曰。妻妾必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蓋羞者是良心。今人迷於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輕勢利而無苟求之君子。方看得透耳。○陳抱冲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振拔。况可望之。愚婦人乎。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子輿特指人真心不及人習心也。意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即由君子觀之一語可見。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八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萬章上

舜往子田章總旨 翼註曰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

舜往子田節 張彥陵曰怨者戚也。然如有所歎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翼註曰說者多云慕而不得則怨。殊倒置。看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看來慕而不得則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觀蒙引存疑俱云二字相因可見。父母愛之節 四書脉曰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



註曰長息則告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吳因之曰是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測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翼註曰孝子實指舜說○我竭力耕田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其一端但可塞責未足慰心須說得淺方見孝子之心○附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一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又母之不我愛必有罪以致之但不識我罪伊何耳○按依此說則當在若是想截存疑說約皆主此與蒙引不同淺說因之睡菴皆從蒙引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 說叢曰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土悅之節是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張彥陵曰此節說者皆以為

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實非也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大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于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劉上玉曰帝舜畝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也舜自微庸已在位為其自畝畝來故云如舜人發於畝畝之中意○翼註曰胥天下是使之為相遷之是又使之為君順於父母即前言論親於道○為不順於父母正是其怨慕也則亦在心上矣乃大全蒙引謂其以事迹言者蓋下文又推其所以怨慕之心則此又屬事迹矣與他處事迹不同○張彥陵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最形容得舜迫切之至情畝畝之中四字亦不闕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也○陳

國版曰四岳舊舜股已烝又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
舜之心不爾也舜視頑嚚有一分之未格便不可以為
人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蒙引因尚書烝
烝又之言而疑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之事觀陳國
墩一條可以無疑矣沈無回亦如此說○若不告而娶
及焚瘞相階之事則仍可疑也蓋烝又雖未即是底豫
然既云烝又則亦不當有如此奇事矣○大全辨芝山
張氏曰四岳舉舜股已底豫窮人無歸句特孟子追論
舜當日心事如此小註饒氏云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
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按饒氏此說便以九男二
女事舜尚是股未允若時○又曰孟子答萬章亦猶答
桃應之間只推明大舜心事耳非信其果有是事而力

辨之也

天下之士悅之節 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
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怨字○翼註曰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過因
此贊其為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節 翼註曰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
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在則慕
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伏
檀生曰慕君之熱中為富貴者然為功名者然若是奉
檄以養親揚名以顯親則慕君之心猶然是慕親也○
天性孝友的人赤或念頭夾雜便是熱中所以大孝最
難若將熱中看得十分汗穢反不見得大孝難處矣○

四書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句且泛言勿指舜○吳因
 之曰未節贊其異於眾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
 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
 又曰草芥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
 看得細
 娶妻如之何章總旨翼註曰娶妻章總是遭人倫之變
 而不失天聖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傲象
 為主前而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推後面謀殺兄者
 變也而處之以誠推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娶妻如之何節印古心語曰不告而娶不孝也告不得
 入娶不慈也使告而不得娶是居己於孝而發父母之不
 慈舜豈忍哉吾寧受不孝之名不使親露不慈情也

舜之用心也聖人不潔名以形人况吾親乎○黃葵峰
 曰告則不得聚非但沮而止之也聖賢事親視無形聽
 無聲瞽瞍即不敢違堯命或心中默有不悅則舜定不
 得娶矣既不得娶而徒取親一番怨懟故不如不告之
 愈也○說得太深若充此說則不告而娶瞽瞍心中獨悅
 乎舜何不視無形聽無聲也蓋此是聖人用權處固如
 此論不得○附或曰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便不娶父母
 不欲我有後我便無後此是懟處○按此與東陽許氏
 之說合與蒙引存疑見懟之說不同姑俟再定
 舜之不告而娶節張彥陵曰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
 得帝不患瞽之逆己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
 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為舜地

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程竹山曰瞽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也○翼註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蓋瞽瞍雖不敢抗堯而能禁之於舜之既為瞽瞍所禁則亦堅辭諸堯矣○吳因之曰帝亦知告焉句又著在帝堯身上去以深明瞽瞍之不可告總是明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意○翼註曰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乎說○程子既云以官治之則即告而使瞽瞍知之亦不懼其不聽矣何弗告也曰不告而妻是以官治之告而強使從亦是以官治之但不告則無形迹而相安於無言告則多一番形迹且其事有不得行者矣故不告耳時說疑程註為非不知告與不告皆為以官

治之也但有形迹無形迹之分耳○父母使舜完廩節○金仁山曰完廩已下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而瞽瞍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翼註曰舜在牀琴重象見舜尚生說子治只是照管意淺之看○張彥陵曰按鬱陶謂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之煙氣結而不散○四書脈曰鬱陶思君是臨時撰出愛兄之言以掩入宮之罪而色自沮悅終不容偽也○孫淮海曰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責以知識○袁小修曰象憂亦憂二句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著意譬如手足痛楚心便不寧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翼註曰象憂二句寃說泛就

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謨蓋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方我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歸重喜邊與下文德喜相應○按南軒以謨蓋鬱陶講憂喜者亦非謂本文所指專在此也亦姑即此以言之耳與翼註原不相悖○陳大士曰象憂而舜死矣舜非自憂其死憂象之死其死也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死也○象憂亦憂二句即是下章不藏怒不宿怨及夷齊不念舊惡顏子不遷怒心事使象憂而不憂則是鄭莊之於殺也象喜而不喜則是魯桓之於隱也○雙峰謂此章重在象憂亦憂二句固是然亦只就後二節言耳然則舜偽喜者與節陳伯玉曰悠然而逝非魚水相忘

乃急避細釣之狀唯恐復失所也若果魚水相忘何不須緩游而速逝耶○吳因之曰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雅固句是帶說○馬君常曰象雖非受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舜非信象也直信道耳○巢睫子曰不告而聚的事似是有心幹來的憂喜與同的志實是無心應出的有心無心皆是天理非聖人不能象日以殺舜為事章總旨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象日以殺舜為事兩節蒙引以書七旬有苗格來證舜

未嘗殺三苗此不足挾也有苗捨在禹祖征之後殺三苗在舜攝位之時事不相蒙也余初誤收○翼註曰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痺之民奚罪焉相對○翼註曰仁人固如是乎三句一氣讀○意雖重在流毒有痺然語氣却是說不公○四書脉曰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附說叢曰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按此與雙峰之說同與蒙引存疑淺說翼註俱不同姑俟再定○附翼註曰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富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故分屬如此○徐岩泉曰舜處象最厚當時一切政事皆更代治固是使不得肆惡亦是保全他况無事權

羈絆又得時常來朝欲其時常來朝者亦有意在不但
是欲展親親之情蓋朝廷禮法所在忠孝誠敬俱見於
此舜不忍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寓薰陶之
意耳此意惟孟子識得○說叢曰或疑舜都蒲坂有庫
今隸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申土也欲常入而見之
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
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間田以封之耳○附說叢
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
俞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瞽或老悖欲瘞嫡立幼而象亦
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按虞之前代雖有
國然至瞽必已失之不然則所謂禘於畎畝之中者難

說矣

盛德之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
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
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
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
之養之則瞽瞍之公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亦無
盛德之士節 四書脈曰自盛德之士至友及子羅說是
古語但只是據其所聞如此非真古語也 王心齋曰
特造此語又引孔子之言為證此皆當時無父無君者
假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橫議也孟子斥之為齊東野人
者蓋齊國習見篡殺之事以為常故時有此等議論耳
敢曰所淺說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語
原是古君子之語其本意蓋言大凡盛德之士其為人

臣也則其君化之其為人子也則其父化之正所謂祇
載見瞽瞍瞽瞍亦兇若之意也野人好事者欲誣聖人
先將古語別為之說因造舜臣君父之事反其意以成
之當戰國時此說流傳人皆以為古語如此咸丘蒙述
而問曰聞之古語意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禮亦
當尊其君不得以其君而為臣德雖過於父也禮亦當
尊其父不得以其父而為子也奈何舜南面而立云々
又附蒙引曰為此語者亦都是說舜不是但實無此
事也一說德盛矣雖君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
子之此說謬也接下文其容有盛及天下殆哉友及乎
俱貫不去 按依麟子之說則天下殆哉等語亦非譏
舜之詞蓋言非聖人不能履此危事也如此說則亦貫

得去○張彥陵曰堯老句已斷盡非臣其君子○堯與
以下只是證此句○翼註曰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
之主事之類○看來堯與之言本不足為堯老舜攝之
證蓋使舜既為天子堯死而天下為之服三年喪亦不
見得是二天子孟子蓋只是以理斷之而借古書以為
影子耳○若只以堯與之言為不臣堯之證則最確○
附大全辨或曰百姓指有位者說古者民無姓有姓者
皆有爵土者也○附陳太士曰即書所言天下服堯之
喪則堯在一日未嘗一日而離君即孔子所言民無二
王之理則舜既率天下服堯之喪即未嘗一日而不為
臣堯在未嘗一日而離君舜於堯之在未嘗一日而不
為臣舜何緣南向而立堯何由其而夕朝乎○按此以

堯與以孔子之言對舉與淺說不同姑俟再定
舜之不臣堯節○翼註曰北山之詩周大夫從後所作如
今官奉欽差者○又曰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而為
王臣者當均在之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輿咸
正蒙所列相應賢字帶看不甚重○看來賢字只就不
知推避上說不是以其有才德而任以事也○張彥陵
曰重在不可害志上○徐渭出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
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
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
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計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
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點相迎處○大全辨芑山
張氏曰以意逆志意字不是意見之意其要先在窮理

蘇子瞻云幽居默處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聖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聖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力愚謂知此則知以意逆志之法○按蘇陸之說雖佳然却只解得意字若逆字則必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說為主之謂哉六月○吳因之曰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說孝子之至節承既為天子句說然辨舜不臣瞽瞍著實處全在孝子節一○一翼註曰孝子之至節意若云子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吾以舜為天子正所為尊養其父耳○張彥陵曰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一字

是目○吳因之曰後而孝思句正與首句相應○翼註曰孝子之至四句逆說為天子以四句就瞽瞍說○陳奘伯玉曰引下武以明舜非臣父耳不必贅永言話頭不必靠著武王○又曰尊養俱是一段精誠故曰孝思○四書脉曰自古士庶之孝豈必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耶弟入子愛親無己之心必如是則其心始極而無可加耳○又曰要看孝思二字以舜之思而寄之以尊養方為至若無舜這一段孝思空言尊養豈得為孝○按此所是實意○姜翼陸曰舜孝之可為天下則者以其盡道底際而天下化定也豈在尊養間但即尊養可見無臣父之聖○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為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豈有臣父之理哉大抵中庸論舜之

孝而推至於為天子孟子論舜為天子而歸之於孝見南面之尊不過盡得一箇孝思則臣父之誣不待辨而明矣壬子二月 祇載見贅腹節是為父不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猶言除非你如此解蓋父之化子其常而今反見化於子若難為之父者然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看○此誤看割烹章註也○樂天齋翼註曰此發古語本意以見臣父之謬○四書脉曰祇載以常時言見贅腹變及齊棟以見時言子曰尊養則長一類辭類曰孝思 堯以天下與舜章總指此章天與之是一頭中間以天受民受發明天與之意後面又以攝政之義與朝覲訟獄之歸發明天與之意皆是以天人兩意對舉至末節

引太誓作結則見其所重在人志矣末節要總領百姓安之及朝覲訟獄之歸方是○張彥鼓曰章內言天者三通是一樣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蒼生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年載天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啓之神不必必折○此章天字朱氏公遷謂以主宰言最得葛屺瞻謂以上帝言即朱說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以見天也其曰舜相堯云云者亦非以氣數為天也謂即氣數可以見天也其自民心言者亦然蒙引謂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似不是 堯以天下與舜節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

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
載得明白自說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
言以張其高者此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
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此何須要問萬章
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
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箇名
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流者既屬
可笑況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
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
奪而與偏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
實以欺天下者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
且接迹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箇

疑竊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
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恰打着萬章心上事長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
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
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
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慮之抑且不以
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
迹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
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
一切英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不
然則舜有天下也五節樂天齋翼註曰天非諫之命

章豈不知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張彥陵曰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又曰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實也。○四書脈曰所謂薦暴向受詔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節。○吳因之曰以天與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以天受民受處發明天與孟子答萬章之似已完了却又有一節者想有感於益之事也蓋禹薦益

於天當其為相時想亦神享民安畢竟不有天下特緣為相不久又所少者朝覲訟獄之歸舜皆兼際其盛豈不益見為天與乎故又合始末而備論之以申明天與之士向之意。○朝覲訟獄之歸本於一十八載之久其理固然此節却分為二意對說二十八載之久是就氣數上說朝覲訟獄之歸是就民心上說不必合為一段若下章則就民心推原到氣數上又稍不同。○蓋此章是說民心歸故天命順下章是說天命順故民心歸秦誓曰節。○吳因之曰以民歸為天與其說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證秦誓而申決之全要見得民歸為天與乃鑿鑿可據之聖。○若但言天似涉躋誣實證之民則確有人可據此正聖人心事光明正大處。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以禹益為
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
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古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
本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
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
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
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附蒙引曰人有言至
於禹而德衰孟子此兩章之辨大意皆同但上章天字
除舜相堯三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
外皆歸於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此章天字却全是
天意之天○按此章天字只就上章自氣數言者說若
上章自鬼神民心言者則此章無之矣此其微別處也

蒙引謂上章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
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以此為二章之別則非矣蓋如此
則所謂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者將作何著落矣○徐自
溟曰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
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
道賢之賢也如啓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
啓是也成王是也子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
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肖而非不肖者未均是也太
甲始而顛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怨艾則亦敬承之啓
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與舜禹爭而上成父之
讓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等也此
不肖而非不肖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節 湖南講曰這人言亦是有道
之言○翼註曰否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四
書脈曰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翼註曰則與賢則
與子二則字主聖人承天說然亦不著力觀不文啓之
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說叢高中玄曰堯舜傳
賢非視天下重於己子之說天下與子原不相蒙以子
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
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
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
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舜禹之
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
此無庸議矣但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

變其舊習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況在廷諸臣如皋陶
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天
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未均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
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為一
身利害計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况此又難以夷齊之
遜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
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
之亂矣焦弱侯謂舜禹之避特以徐俟朱均之遷耳此
固近於小人見識又謂益之避乃是為盛滿難居如太
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公賢而其和去耳
亦非當日情事蒙引謂舜禹之避以聽天命之所屬耳
亦說得聖人有意於天下了○朱子以益為求仁而得

仁然則舜禹豈求仁而不得仁者乎曰舜禹之避也固以避為仁及迫於天命民心之不獲已則又以不避為仁矣亦同歸於得仁也○薛方山曰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此與高中玄之說亦相發明蓋惟使天下與子各不相蒙乃正所以相成也後世有挈祖宗之天下後為授不肖之子使不旋踵而為天下大僂若秦政隋文之類者可謂愛其子哉○翼註曰吾君之子主克肖意說○四書脉曰首節只言民之歸賢歸子未露出天字○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蒙引淺說即露天字不是

丹朱之不肖節四書脉曰丹朱至未久此兩段只宜在民心上言舜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方露出天字

○樂天齋翼註曰兩不肖只不如堯舜便是勿太說壞啓賢少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箇敬○按此說最是存疑謂啓賢能敬字只在賢字內承繼禹之道作一句讀不是○張彥陵曰通節又當以子之賢不肖段作主為相久遠只帶說○蓋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就賢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翼註曰莫之為二句又推開泛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為猶有心致則無心○翼註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有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匹夫而有天下者兩節吳因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兩

四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略輕只引起下節意必若桀紂句要得不輕廢意着他語意何等鄭重據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言外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蓋引商周相類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云○陳伯玉曰匹夫不公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張彥陵曰二條須連終說下去匹夫

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過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又曰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繼世然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即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節 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善說尹有舜禹之德也○按外丙二句有一太甲在內因太丁卒而太甲尚幼所以有此變通下文自說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悔過另是一意若太甲二字非獨至下文始有也○四書脉曰典刑即仁義○翼註曰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四書脉曰下三年連下

句讀

周公之不有天下節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備容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備主形容可見文之變幻處唐虞禪節徐儼曰天無心也唯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唯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張彥陵曰義者宜也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禹非德衰明矣○四書脈曰重繼邊○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朴人情無欲亦不思爭自夏以降則世道人心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即神聖莫議家天下者即中才可託傳賢之憂為

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也謂繼世為德衰則不可謂繼世非世衰亦不可○大全辨山張氏曰通章以有天下歸之於天然天亦不可知如三代以後德不必舜禹而亦有天下繼世不必如桀紂而亦堯之愚謂善言天者以理為主而不必衡數能如舜禹雖不有天下不失為聖否則雖有天下卒名為亂賊能不為桀紂雖不幸而滅亡不損其賢否則雖世守晏如不得為仁孝讀孟子此章求其可以為萬世法者不可不知此意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總旨此章樂堯舜之道固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處然不可以首節樂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首節是就窮養

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况辱己以正天下乎
是就達施處說其樂堯舜之道○張彥陵曰聖人之行
以下乃是餘波而未節復引伊訓為證見得伐夏救民
事在所必有則割烹事在所必無○吳因之曰孟子辨
割烹全把堯舜二字壓倒好事之口故篇中諸堯舜字
面極重須要看蓋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
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
按行處亦即是樂處然不點樂字尤高○附吳因之曰
耕莘以下五節據孟子口氣原未嘗有窮達二意只是
敘尹有堯舜之道而致湯之賅尹應湯之聘而成救民
之功既備述伊尹始末如此遂以吾未聞三節斷之言
如此正天下豈割烹所能為如此以道得君豈嘗要以

割烹人言之証不待辨而自明矣伊尹耕莘節言其抱
負之大正以見成湯往聘之由須重敘尹有以致湯之
求意乃是

伊尹以割烹要湯兩節張彥陵曰樂不是空空想慕直
恁沉酣屬饜意思不肯一息放手若非真樂便有厭苦
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微始徹終都是這箇物
事○高中玄曰處畎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執祿之天
下者而弗顧其孰與之干駟者而弗視又孰與之交際
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人之素原始要
終而推其畎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
潔非必有其事也○依雙峰說則天下固有合道而不
合義有合義而不合道者然此亦分言之耳若合言之

則合義即合道矣。道者天之所命，義者人之所以為。湯使人以幣聘之節，觀湯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觀湯誠否原不差，但云託言則便不是。四書脈曰：幡然亦不是，惑湯聘之殷。蓋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牛春宇曰：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後改亦不是。遂變初心涵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局。聖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箇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而已。○翼註曰：天之生此民，節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張彥陵曰：按斯道即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

舜之民，慮而使君為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吳固之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全不敢負上天付託之意。一節俱重天意發揮，乃是本旨。○耕莘樂道之時，即懷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被之恥，非自湯聘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湯聘講，方是與耕莘樂道之時不同。○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夕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尹樂堯舜亦後知後覺如何，自謂先覺，蓋堯舜之道至是而晦，尹處畎畝中便已得其致君澤民之道，則視堯舜為後視成湯則先也。商祚六百載，自尹收牧宮始，其為先覺何如。思天下之民節。張彥陵曰：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

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
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又曰就天下中舉
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體之心真
切篤志如此○四書脉曰被堯舜之澤指人之覺悟說
○吳因之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言其身任世道真切
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又曰夏桀無道民不破堯
舜之澤者多矣故說湯伐夏以救之此是故字意○徐
自溟曰自唐虞揖讓以來未有放伐之事放伐自陽始
孟子云就湯而說之又伊訓云朕載自毫則知湯之伐
夏尹成之也然尹之本意全是為救民即欲不放伐不
可得其真是唐虞以來莫肯任其咎者是於民為任德
於夏為任罪於堯舜為任道○王龍溪曰士之處世所

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
夫便以天下為己任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庸不
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具聘而得遇
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
底只成自了漢語○意此是辨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節一沈無回曰孟子以世之有
大抱負者必不肯為辱人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
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維持
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張彥陵曰
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尹
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巢暉子曰唯有一介不苟
之操方能建萬世不遺之業○此又是餘意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耕莘樂道所以致湯之聘
此意在首二節內已有然首二節各自開說至吾聞節
方發揮此意出來玩淺說自是因之講首二節即連絡
說者非也○劉上玉謂此章明說無割烹要湯處只在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二句亦不是蓋無割烹要湯
意上文已明吾聞節只是發明其所以致湯之知之由
耳○此節林註謂猶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意此只解
得一要字朱子謂猶前章人不得而子意此是解迪節
意自不同也不可以此節語氣與夫子之求之也二句
作一例看玩淺說自見

天誅造攻自牧宮節南獄氏曰放伐之事湯猶有知有
慚德而尹直任之曰朕載自毫瞻極大力極雄大約見

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上懸閃便是見道未透處
○張彥陵曰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居安邑之東而
鳴條在安邑之西而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宜
從東徑攻安邑乃從下反上升而反下趨鳴條蓋不
掩襲以出桀之不意所謂仁人之師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總旨進禮退義固是通章之
骨然不可以本文進以禮三句包下二節也本文只是
承彌子事說此與上章樂堯舜之道句一例○張彥陵
曰孔子主癰疽寺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又曰癰
疽之得君未必如彌子瑕之專即主癰疽寺人未必有
如衛卿之可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
之危乃其拒彌子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

可想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節張彥陵曰孔子主癰疽侍人
蓋謂其主之以未進也
於衛主顏雝由節徐懋齋曰子路豈肯欲夫子之依媚
臣哉或者有感於南子之可見而云然也○翼註曰子
路以告者子路亦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
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蓋子路不知聖人有從權處
又自有守經處○按子路以告有二說或謂子路喜而
告者或謂子路怒而告者論集註原不註然無所不可
然意此處不必為子路回護子路之視弥子猶其視孔
悞也孔悞可仕弥子亦可輟此是賢者辨義未精處似
從前說為長○翼註曰前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

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
○張彥陵曰按梁都安邑而湯都亳之居安邑之東而
鳴條在安邑之西而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宜
從東徑攻安邑乃從下反上射而反下趨鳴條蓋不
掩襲以出桀之不意所謂仁人之師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總旨進禮退義固是通章之
骨然不可以本文進以禮三句包下二節也本文只是
承弥子事說此與主章樂堯舜之道句一例○張彥陵
曰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未進也○又曰癰
疽之得君未必如弥子瑕之專即主癰疽侍人未必有
如衛卿之可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
之危乃其拒弥子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

一層解蒙引謂此處只消言義是將禮義分說是淺且
層解蒙引是正意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翼註曰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驂乘
二事 張彥陵曰微服正是聖人達權亦正聖人安
命亦若悻々自逞便非順受 又曰孔子當厄向最重
○又曰提出臣字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 丘毛伯曰
彌子瑕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劫孔子也以威若
孔子之自處只是以禮以義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節 翼註曰所為主即遠臣所
主即近臣也 陸實甫曰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
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
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命遂指爵祿之得不得言 徐自溟曰使夫子得行道
於衛不去彌子乎然以彌子而卿也則又安能去之也
得卿而不去彌子道猶之乎不行也聖人拈出一命字
消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冷了俗人許多勞攘之心 徐
徐敬弦曰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邊 愚按不
必多輕重蓋末句雖就退與不得正說然此處只須呼
說也 張彥陵曰進以禮三句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
原到有命上去 按蒙引存疑作推原說似與此不同
然其理亦同歸於一也 蒙引存疑以得不得不頂禮
義新安則總頂似皆有理且從蒙引 沈無回曰聖人
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 按此是餘意 是無義
無命也新安陳氏謂義可以該禮是將禮義合說是深

知字且不重只是言常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
猶不知于主之污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斷乎
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去却轉云然而奚則非不
智人也○知默知察知興三段乎看○四書脈曰三置
晉君一枚荆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
景悼孝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于是求用於始
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說智處則先以百里
奚虞人也一條立案說賢處則上文不先立案此又是
文字之變化處○附蒙引曰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
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
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按此說不是孟
子明說其不可諫而不諫矣大全南軒張氏說得好又

孟如後面于忠肅說亦不妨○于忠肅曰使管仲無佐桓
一段功叢終有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穆一段功業
伯終有愧於宮之奇

前歷敘辟聖而斷其異乎聖之時出後明孔子之所
以異又歸重管字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節○張步段曰數段說去不必如
此至孟一段深一段當付三句聽取上文○思與神人處
三句真註曰居常處暫有別○步段又曰頑者貪林無
管以知言儒者知廉不振以守其志○
何事非君節○兵因之曰何事非君猶云那君不可事
真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克命之君意也何使非君亦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九終

孟子講義困憊錄卷之十
猶不知于王之汚則非可以少羊不經事為解矣斷乎
是不習了須如此一氣看下去却轉云然而實則非不
智人也○知然則廢知與三段乎有○曰書脈曰三選
吾君一收則何十則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
景傳孝皆慈若先世之成是得從之賢于是本再於始
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說智處則先以百里
與農人也一條立案說賢處則上文不先立案此又是
文字之變化處○附蒙引曰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
梁商對其有罪責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結
采對節黨歸有罪許身感恩百世無疆對其對忠黨
母對而平重肅歸亦不說○不忠肅曰夷齊與無所辭

孟子講義困憊錄卷之十
伯夷萬章下○伯夷萬章下○伯夷萬章下○伯夷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以孔子為主
前歷敘群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止後明孔子之所
以異又歸重智字上○○張彥陵曰通章以孔子為主
伯夷目不視惡色節○張彥陵曰數投散說去不必如
上上孟一段深一段當紂三句總承上文○思與卿人處
三句翼註曰居常處暫有別○彥陵又曰頑者貪昧無
意以短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伯夷以持重為
何事非君節○吳因之曰何事非君猶云那所君不可事
具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
林○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徑○伯夷

柳下惠不差汙君節 張彥陵曰此由立朝說到居卿上
總之是不久爾我不懼世說之意此正惠之寬野敦所
○翼註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所衆之和鄙
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故
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孔子之去齊節 表子凡曰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
子處末獨以孔子也 三字煞之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
○劉上玉亦有此說○養氣章仕止久速蒙引存疑皆
以去就出處分貼此章存疑所解又似不同似當從此
章解○徐自淇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清此所用四而字
文清則字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圓活意徐岩泉曰久
速處任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然此所且未可露時字
伯夷聖之清者節 張彥陵曰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
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
便非○張彥陵曰須知是說聖之清不是清之聖○翼
註曰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
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樂
天齋翼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
○程子謂伊尹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謂終是任處影
是兩意夷惠依此○王觀濤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
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
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徐岩
泉曰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箇中節之和彥陵

柳氏曰時妙於如環者大德之敦化時兼於各正者小德
之川流○四書脉曰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
之此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翼註曰聖
之時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
意了非上文但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
孔二字亦可見○此與四書脉原不相妨但翼註是言其
理而四書脉則作文次第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依註則孔子集大成句即就樂止
說淺說直解俱依註講並非借影也○盧未久曰孔子
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
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有其兼之
而無不備謂之集○吳因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

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註包得非必
谷衆小以為大也○張彥陵曰或曰集大成時說俱止
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
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
前亦將謂何所集乎○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
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翼註曰聲宣也是死字作活
字用始始之也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吳因
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谷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
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為兼總條貫也○玩註
似只以獨奏一音為小成此當活看○湛甘泉曰書曰
合止視故是始終以水音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而
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祝故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

紀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綱紀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吳附之曰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五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蓋孟子是把金玉形出孔子須得形容語氣貼之方見意味通暢言金聲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始玉振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終這金玉相宜始終條理兼備正是孔子智之事聖之事孔子智聖直頭便是這箇豈不為集大成○湖南講曰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蕭韶九成者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裏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翼註曰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

聖智字說下第方說聖由於智存疑淺說甚明○張考陵曰兩事字尤不必泥○一節語氣總是唯時故備意智譬則巧也節○劉上玉曰上節智聖乎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乎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出於智耳○按巧助即在射上說不是兩層○麟士既云智譬二句直當周法譬則射者之巧力也又云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弟字未出也此自矛盾矣萬曆庚辰程文於智譬三句下先補一段云必知之真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斯履其事然後接云猶射於百步之外也最妙然亦本直解及四書鏡○四書鏡曰由射向當先講聖出於智方得○翼註曰智聖始終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聞端詣極之別耳○按翼註說得極好大全程子

及南軒張氏俱泥始終字因謂此是言學者之事誤矣
○劉上玉曰朱子云不是無智是智處偏即大註智有
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
得兼有孔子之智耳○湖南講曰問三子已是聖人想
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為邊見答曰既說
未恰好怎麼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
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二氏未
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
宗正派視孔甘遜其等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
晉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擯正統一聖真之
意也○湖南講楊以任問智必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
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為覺性四

端皆得之方靈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
良知為宗○小註謂聖而不智如木母無蝦按郭璞江
賦云水母目蝦註云水母俗名海舌有如識無耳目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
以蝦為目故云目蝦與命直時俱命時未見其意
周室班爵祿也章總旨○輔潛菴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
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字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
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也○公天下之
大利嚴天下之防二意當並用○錫爵祿皆有天子出
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註尊天子說蓋通章之意
有不盡然者也唯前公天下防天下上意可以貫通章
○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一位字極重

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
班祿之大略千百七十五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
之制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艾子子曰此章論班
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祿
之制意不甚相涉以班爵祿為主則雖上士中士下士
庶人在官皆當布置若專以天子為主則止當於公侯
周二字感慨波瀾而已以斯知作文當于等還題不必鑪
錘費力也○按艾說與余前說同余初未見艾說不意
其暗合也○翼註曰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
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絕於國中天子之
制節是班祿之制絕於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
制絕於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絕於天子之國中下

節則絕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
之耳

周室班爵祿也節 張彥陵曰愚按嘗聞其略一語大有
關係蓋諸侯之敢於去籍也謂之皆去正所謂挾朋黨
以行私其意不惟無王而已併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
口也然而學古之儒或得於傳聞是籍雖去而有不
者在王制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默持天子之統於不
墜矣○四書脉曰只說其略切忌詳字○
天子一位節 張彥陵曰天子一位君一位俱提起
天子之制節 張彥陵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后
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民功曰庸以治
天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即連職意也

天子之卿節張彥陵曰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
意○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不有公乎而官不必備則祿
天宜無定制故斷自天子之卿始○又則為王朝之卿士
入出則為列國之諸侯此是就班爵中見尊王畿之意視
侯視伯云云是就班祿中見尊王畿之意○附說叢曰
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
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
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
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
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地說叢自
出四書講錄不
知此何人之書○按先儒之說則所謂視侯視伯者直
與列國等非止受田也蓋天子之地方千里為方百里

者百其地自足以給之不必疑也入五官皆之新史
大國地方百里三節張彥陵曰祿寢厚而不殺則地之
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
○又曰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
後可足以字常味見先王體恤意○又曰問先王時無
游民府史胥徒以何人為之以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
耶或終身充之耶鄭節聊曰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
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
一人居之今之為吏者乃背日之為民者也○附存疑
曰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軍在臣上與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
故也○附四書脉曰大國三節只重在臣祿上蓋君祿

已見於天子之制節故也必言君祿者以之為準則耳
按存疑與睡庵意同皆謂也謂君祿已見於上而不重
只重臣祿然則班爵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只
重臣爵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附趙註曰公侯之國為
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
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於大夫祿二分之一也○麟士
謂趙註是正說本文是倒裝說此又因存疑重在臣祿
之說而益謬者也然則君一位句亦豈倒裝說乎趙註
是說大意如此亦未必以本文為倒裝說也此謬則始
於麟士矣○總之重在臣祿之說在大全蒙引淺說並
無此論若倒裝之說則又謬之謬者矣○麟士又引讀
禮疑圖云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

取得與下士同也此亦即倒裝之說也
耕者之所獲節李哀一曰昔周先王之班爵祿也王侯
國以內外輕重降矣卿大夫士以崇卑大小遞降矣其
猶有庶人在官者何也其人起自閭閻畝畝編戶細氓
之微所以抽揚小善而開其入仕之途其職則極於文
法史事猥瑣煩碎之雜所以藏納細流而廣其器使之
路○又曰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四書脈曰末節
發明祿是代耕之義只因王說同祿而未明說同祿之
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
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
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九人至五人
之不同也○小荀子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

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之則私利生私利生則
庸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利匱廉賤公是亂也先
王重之○漢袁宏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
則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外而主之則諸侯之勢
成矣總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

敢問友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論文友之道只是一箇
友德而不可挾木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未
節把尊賢貴友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於貴友則貴
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貴惠晉乎帝堯正以古之不挾貴
者立箇尊賢的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孟獻貴惠晉
乎無優劣若堯與三人則自有優劣但只要見雖天子
亦不挾耳故云不重在優劣○翼註曰賢即德也係使

敢問友節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不是泛問

友友蓋疑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交相友有事之云

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如此說則與孟子所答合與下

文交際等章亦仍一類癸卯三月○四書脉曰長以齒

辨信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張彥陵曰按友德從不挾

生來然世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世惟能以德為友

者自不可有所挾兩意自相照應○又曰挾不是挾以

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賞之意便是挾○徐敬弦曰有

而不居之謂謙有而自恃之謂挾無而不居道其實耳

非謙也無而自大乃狂妄耳非挾也韓子曰何所持而

傲則挾者皆生於有所恃者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五節張彥陵曰惠公不敢躋王頃

孟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班處假令濫然師之
友之得無絳灌為伍之着乎哉此句不重却要與他幹
旋○又曰初舉孟獻子次舉魯惠公次又舉晉平公皆
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非以天子而友匹夫不足以見
友道之極故又把堯舜立箇樣子○翼註曰然終於此
教而已以下亦不甚重列乎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俱微致
不滿意耳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總指四書脈曰此章以事道二字
為主意孔孟之時侯王不親若過為峻厲天下終無可
交之人告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
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為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
須顧為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只在交際上論也○此章辭受

是在出處是賓不為己甚是主事道是在中之至
敢問交際何心也兩節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
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
之詞便已各露大意卻之卻之為不恭亦要藏欲卻意
言卻之味為不可何故便道不恭尊者賜之且句須要
令說向心上去見卻之卻之者他念頭來得不好故以為
不恭耳○張彥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為
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
常卻意○又曰交際即暗指諸侯說恭以致覬者言不
恭以卻覬者言卻之為不恭泛說別人說他如此以是
為不恭說即卻覬者自家見得如此○兩箇不恭似俱
詩兼入我○附劉上至曰卻之卻之堅也

請無以辭卻之節。張彥陵曰：孟子始言弗卻，正恐託之於他辭，亦未免有心計其不義處，而章顧欲以他辭掩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四書本義曰：文接照取字，有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有今之交者接者何如。○朱子曰：所待待是，亦不致。○朱子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節。張彥陵曰：別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翼註曰：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朱子曰：此與前論。○朱子曰：余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張彥陵曰：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又曰：子以為有王者，五

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翼註亦如此相承說，達說謂二段平有者似非。○阮淺說則又似以下段推原上段之意，言王者所以不比而誅之者何也，由義有不可一概論者也。亦拘。○張彥陵曰：按取非其有二語，舊解只作虛虛論理之詞，不著諸侯身上，不知此二語，正指定諸侯說。若曰：夫謂諸侯之取非其有為盜者，乃克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來論。○徐自溟曰：義之為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為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四書脈曰：猶

較魯之舊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魯去獵較不禁止他
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
同俗覺不切直陸氏之說也
然則孔子之仕也節曰張彥陵曰非事道與句根上文獵
較生來且混之說○又曰先薄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
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為悖
之意不重決去意○翼註曰下正字亦即帶簿字言不
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簿之所正者
○四書脈曰兆足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兆
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
不能行而入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已而去之速也未
嘗終二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概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

○翼註曰為之兆也不專指正祭器事凡三月內大治
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意蓋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
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
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
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
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譬如醫者初至病人之
家病人未知信從鍼石難施且略施湯熨治愈一二標
病使信我有乎到病除之驗方可漸次施功要會此意
○吳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却下二問
即是首二問意下二答即足首一答意曰事道矣獵較
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見無妨於中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

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為兆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又曰孔子之仕一節總是見為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婉轉不為已甚之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通章以交際為主上文即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必卻此節合孔子生乎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卻際可是主行可公養是賓○張彥陵曰按此節見行可之仕不過即獵較以明受餽之意而際可公養正是諸侯之交際正與交以道接以禮三句互相發明○四書脉曰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有可行即便仕

不必求全責備○翼註曰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靈公孝公不對鍼須說得有多付○張彥陵曰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句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仕道則今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季桓衛靈衛孝即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即此在并此然則豈為已甚者哉此三段須得此意不是空空證據○亥三月○此節是歷舉孔子生乎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魯際可公養應上文際

見行可是貧際可公養是生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
一層之意
仕非為貧也章總旨張彥陵曰蓋因當時之仕者居尊
享厚而不行其道徒藉口貧仕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
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故首曰仕
非為貧也未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二句最
為相應講此章須得此意不可徒為貧仕致詳也○艾
子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
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祿仕○翼註曰重
不苟祿上方見權中之正○吳因之曰通章口氣云為
貧者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閔擊柝易稱之
職如孔子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無行道之責立

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為貧既不在行道必當辭其有行
道之責居其無行道之責者此所以宜辭尊富而處卑
貧也須得他言外意見仕既為貧復居尊富是有行道
之責而非無行道之責者此矣寧得竊位苟祿也哉尹
註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必欲以行道要玩
仕非為貧也節張彥陵曰仕非為貧也句宜重看言仕
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為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
則其非為貧也可見○直解於首節即照註露行道意
○翼註曰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兩事○附劉上
位玉曰註仕本為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未節故也
為貧者節張彥陵曰居貧二字是祿薄與為貧之貧不

辭尊居卑節 翼註曰惡乎宜乎句是甲貧中又要擇所
宜居蓋此時方道與時違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
恐汲苟祿也唯如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農昏古但
二事克盡便不為苟祿了即使朝廷昏亂生民陷危都
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只是
舉例之辭○按翼註講抱關擊柝與蒙引說約不同○
焦漪園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者莫
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必泥只是舉
此為例見不苟祿已爾張彥陵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
而言之○四書脉曰會是總計○是分計○翼註曰玩
而已矣三字其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

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說作亦不敢曠其職似
高但於而已矣字不醒○按不敢曠職意自在言外唯
士其不敢曠職所以必擇易稱之職也○吳因之曰要有
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
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
道不行○按此說得稱職與行道分明若如四書脉謂
稱職便是行道如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則
牛羊茁壯長便是道為負之中仍不失行道之意則合
為一件了以此作旁意則可若以此正貼本文則非矣
位卑而言高節 莊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
他而不能解於僭越之議故無隱愧而有明罪立本朝
而不行道者術雖可以保位而不能逃乎衾影之慚故

無人誅而有私恥○翼註曰位卑而言高言字不但口說便有所預意○又曰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蒙引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不當與上文作對仗者謂不當與上文數節作對仗也若對位卑而言高罪也看則仍當作對仗矣大全新安陳氏末一條似將末句與上數節作對仗此蒙引之所識也○真西山集卷十九云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且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恩按此二語可為此章末句註疏○大小新書皆曰自盡直士之不託諸侯章總旨○此章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辭受之義吳因之曰士止受餽而不受賜就是受餽亦須餽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諸大門之外

矣通章大意是如此依此二象則通就士之自待上說矣翼註則曰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君之所以待士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而紹聞編說約四書脉皆主之按二說皆未安蓋謂此章通是明辭受之義則末一節無著落若以後三節為言君之所以待士則子思之事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總是言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為士之自待某節為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言而君之待士者在其中矣或就君之待士言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似不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舜為極若區區餽送有道固非士之所志也○士之不託諸侯三節○四書脉曰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

士可託而疑其不可受○又曰章又以賜即周故因周之
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張彦陵曰此三節重無常職
而受賜為不恭上即託諸侯之非禮便暗含此意在○
君之於氓也二句內已有賓師之意了言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况在賓師乎明有可受之理也不必照往彼義
也之例○陳大士謂有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
以上之賜為輕而妄受之者故○考陵又曰其不欲受
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此君賜則此臣便
政作兩層矣不恭即非禮意○翼註曰按託餽賜宜辨
士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
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多言而不敢上
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

職多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
君餽之則受之節○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為使已拜
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為內
使已僕之爾亟拜也句地○張彦陵曰問子思使不
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漪園曰前此還望饒公之悔悟卒
之一字可見聖賢登之不暴處誓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四書脈曰標使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
○陳伯玉曰悅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終說
明○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第○張彦陵曰章疑不餽既不可而
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敬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御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
堯之於舜也節○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
○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貶帝堯之盛
只因堯以亦悅賢之極○焦漪園曰養君子者須以堯
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子思與舜若是從首帖尾僕
僕然利其養養之私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故秦漢
而下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士遂持此
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敢問不見諸侯章總旨○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君
之處士只帶說玩總註可見○然則上章疑亦當如此
敢問不見諸侯兩節○四書脉曰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
見既召不往見○翼註曰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

發揮○玩淺說則自重安分二意兩節內俱有不必以
庶人不敢見於諸侯為安分以下文為自重作如此分
別○且君之欲見之也節○附存疑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日
字皆是孟子自設問答○按淺說趙註皆以上一曰字
係萬章答語○張彥陵曰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
繆公亟見於子思節○張彥陵曰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
子思之意亟重在以德上子桑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
放問一步曰况可且與則是回顧召之則不往見之處
勿粘子思繆公看○按德位不乎子思因穆公重視位
而輕視德故其意全重在德二句是開合法
齊景公田兩節○翼註曰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

段引證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示賢人之招招賢人
乎三句餘俱輕着○張彦陵曰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
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四書脈曰須云招虞人唯以
皮冠自虞人外庶人不過以旂士不過以旂唯大夫然
後以旌豈可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
以大夫之招之虞人節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為說此亦
是必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觀此章及
此章說士處多用不敢字可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張彦陵曰所謂道即禮義是
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翼
註曰養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門之
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在其大者

也引詩註以為專證能由是路之意不及禮者蓋舉此
以見彼也與畏天之威一例四書脈講君子所履兼禮
義說與註不合
孔子君命召節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為
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
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
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
而相律乎
一卿之善士章總旨張彦陵曰此章廣文善之量不徒
盡應本於一世尤當印契合於千古重後節總見善無
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吳因之曰君子度量
要高闊心胸要廣大就使由卿國而進之友天下猶當

尚友古人豈有盡頭止足處若把天下後世乎有便不
得一步進一步光景便不是萬古人豪度量○此章廣
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
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
是其言外意須分別

一卿之善士節張彥陵曰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
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
則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丘瓊山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
足君子直見得善通宇宙無窮的道理然則以尚論古
人為足乎須知尚論古人所過故知新日夕體研時
細釋何時而足也子以友于古之善亦為未足終身只

齊此無窮念頭○此頌讀在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
常頌讀○頌讀與論世不是死活之分乃是虛實之分
頌讀內已有活法在矣○張彥陵曰論世亦在詩書頌
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
詩書又不泥詩書○附翼註曰論其世只是論其世不
必添行事之迹四字蓋欲知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
之世便當揖讓論湯武之世便當征誅○按此意在頌
讀內亦有○李卓吾曰今世士人亦頌詩亦讀書亦曰
論古人然非論古人也乃譏評古人也甚之滅裂古人
也於古人無損於己無益○頌讀如今看人的文集論
世如今看人的列傳但就頌讀時亦可想見其人亦是
論世不必拘○翼註曰觀言考行不平觀本文不知其

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為是○或疑尚友古人自處一
卿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此疑固是
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為一方可謂尚友
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張爾公諸家辨曰孔子論師
不離三人孟子論友進求諸古廣狹何懸殊至此須知
善取友三人中亦有古人須讀不知人我自我古人自
古人於己何益○蒙引謂此章概主成德者言極是即
雙峰所謂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若雙峰
所謂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說言外意
非以進善無窮已兩句貼士節取善無窮已兩句貼下
節也

齊宣王問卿章總旨 歐彥陵氏曰此固是論為卿之道然

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蓋復諫之朝自謂
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重臣操易位之
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然則人臣進諫之
道若何曰積誠以感動盡力以匡扶然則人君聽言之
道又若何曰轉圜以招美虛己以受善

齊宣王問卿章 翼註曰問卿還是問為卿之道○樂天
齋翼註曰同姓之卿其權重其情戚原有宗社之責者
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為重君為輕故行
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便
諫不聽便去蓋以道為重位為輕故守經○四書脈曰
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幹旋調護
工夫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

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起而易之
矣易之不但全我國亦全我君也天命人心到此非卿
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有莫若惜而圖復之意非漠然
不相關也○或引父子不責善之例謂必大過方諫者
謬且父子不責善亦非止諫大過之謂也○管東溟曰
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
善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
用為善○曰善曰善曰善其善也○曰善曰善也若使
前聖所由起也○曰善曰善也○曰善曰善也○曰善曰善也
○曰善曰善也○曰善曰善也○曰善曰善也○曰善曰善也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總旨 李衷一曰據告子以人性為仁義
之說何嘗以仁義為不可為也○其意但謂非人性中
本有必為之而後成耳○張彥陵曰孟子就他為字生
出戕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

性猶杞柳也節 張彥陵曰性猶杞柳二句虛至下二句
方可見人性本無仁義意且其言性亦即生之謂性也
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語○杞柳椿椿蒙引亦說得未明
然大槩杞柳是一物而椿椿是兩物○吳因之曰告子
認性為氣認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
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為

仁義之說

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吳因之曰。此段雖未言性善。然謂之不可戕賊。則性善亦隱然在言外矣。○孟子闢告子。不說性如何善者。蓋孟子性善之論。必告子所素聞。但他欲以自己議論破孟子之說。故孟子只闢其說之非。而性善不待言矣。○翼註曰。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此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附四書脈曰。子能二句。本決辭。卻像商量言。你還是順其性而為之。是逆其性而為之。其待戕賊必矣。勿子能上加豈字。將上加必字。○貢受軒曰。告子言性原有何仁義。如杞柳本無柷棬。孟子言何不將他木做柷棬。只緣杞柳之性原有柷棬。故順其性而成之耳。若本無柷棬。而人為加

之。是戕賊其性也。如牛性本耕。犬性本守。馬性本乘。皆因其性而付以此事。性中原有仁義。因其機而擴充之。非禍性也。○禍仁義翼註又載一說曰。以仁義為禍性也。背註不可從。○吳因之曰。此篇言性多端。然可一言以蔽。曰。性即仁義。有善無惡。固緣情可驗。而聖凡一致者也。然性本善。不可無察識擴充之功。故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于舍生取義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大體小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而已。孟子一生學問。一生莫大之功。全在性善之論。蓋性既善。則父可使之慈。子可使之孝。為君者可使法堯。為臣者可使法舜。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不然則相糜相刃。

弑父弑君無所不至而曰性本惡也。奈之何哉。○又曰。告子杞柳食色生之謂性。諸章是故意設爲此等議論。要與孟子抗衡。講中要體會此意。○又曰。杞柳章只辨得一爲字。湍水章只辨得一决字。蓋搏擊節正在决字。生議論也。白之謂白章只辨得一生字。白馬白人兩章只辨得一義外字。

性猶湍水也章總旨。吳因之曰。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模想。性無定體。意看孟子闢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性猶湍水也節。按性本定于善。則不待决矣。其不善則必待决也。搏激者决之謂也。

水信無分於東西節。張彥陵曰。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翼註曰。人性之善也。四句似疊牀。蓋下二

包决上二句之意。無有不是决詞。不重同意。

今夫水節。張彥陵曰。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頽在山。由于搏擊來。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爲不善而出于使。可見天下卽有爲不善之人。决無有不善之性。

生之謂性章總旨。沈無回曰。生之謂性。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籠了。不能析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無可解。

生之謂性節。孟子以生之理爲性。則非徒人物之性不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爲性。則人物之生。初無異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謂有異矣。○旣以生爲性。則便不得復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病也。○蒙

引雙峰俱云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然則凡知處皆屬心凡行處皆屬身矣與大學聖經知行之分又不同蓋亦可互相發也

生之謂性也兩節 翼註曰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通詞故再問以實之○吳因之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直解曰告子之言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第二節註凡有生者同是一性句即貼本節似不妨蒙引謂此處不當照註貼似拘誤錄○管登之曰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于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

玩後面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集註曰此即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至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集註曰此即湍水之說然則告子此章雖是發明杞柳湍水二章之本旨然較之杞柳湍水之說又稍變乎曰不然無善無不善之說又在其後變出不必云說生之謂性時即變出

丁巳十月十六日改

食色性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愚意論仁義正所以論性

食色性也節 告子之說雖屢變而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乃其宗旨未嘗變者也無善無不善之說乃其定論終不變者也今乃曰仁內也非外也仁既在內則性為有善而食色不可謂性矣曰非也告子所謂仁亦即

指甘食悅色之類耳。故其始以仁義爲皆外。此則又以仁爲在內。蓋前之所謂仁。乃指吾儒所謂仁。故以爲在外。此所謂仁。乃告子所見爲仁。故以爲在內。則其前後之旨固一也。朱子謂告子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恐未是。集註亦無此意。○朱子謂告子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亦恐未是。蓋謂之內。則是指爲性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蒙引謂告子只說得心之愛。德字理字都無了。固是矣。又其所謂愛者。亦只是愛食色之愛。與夫愛親之愛耳。若夫仁民愛物。統體之愛。又不在內矣。○果如告子之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道心非性。而人心是性矣。○李穀侯曰。告子食色謂性。卽生之謂性之意。其意謂食色是性。何嘗有仁

義帶來。除是仁還在內。若義却斷然在外。子看來仁內二字。亦說得不分曉。亦未見是。但義外之說。尤謬。故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外也。以折之。舊解仁內四句。根食色性也。來食爲我心所甘。色爲我心所悅。故曰仁愛之心。生於內。食之所在宜。甘色之所在宜。悅故曰事物之宜。由於外。支離難解。○按此卽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因之又曰。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仁縱在內。義終不在內也。○按此卽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之說。也不似告子曰氣。○朱子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其說甚是。余初不取。似不是。姑識以俟再定。○四書鏡曰。告子意以凡出於中心所欲。不因外而生者。是之謂仁在內。凡事宜在

外而強我以從者是之謂義在外。二句不拘食色亦不離食色。○吳因之曰：義本是心之制，事之宜。告子遺却心之制，只言事之宜。且所謂宜，又全據事物現成者言，更不及處合其宜之意。○沈無回曰：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即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說叢管登之說。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節。○四書脈曰：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重闢義外邊。○翼註曰：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又曰：故謂之外也，指義言，遙承上長長，非近接白白也。○異於白馬之白也節。吳因之曰：通節口氣，順遞說下，而存疑諸書作兩段意，可怪。○翼註曰：白馬之白，下白字。

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此。○吳因之曰：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張彥陵曰：白馬四句，不是空空闢其以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白馬四句，是闢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長為非也。須發得此意，透蓋闢其以白喻長之非，即是闢其外義之非也。○附吳因之曰：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正與非有長於我對，且謂二句，正與故謂之外對。○依蒙引存疑，則不識二句，已兼與故謂之外對。○四書鏡曰：且謂二句，兩乎字，須實斷義之非外。○且謂長者義乎二句，言我不必問。

義之內外而且問子以何者為義知何者之為義則其
內外不待辨矣與白馬四句畢竟是兩層○問且謂長
者二句告子何以不答也曰告子意以為義雖長之者
而不在長者然長之之心原起於外則義仍在外矣且
謂二句固不必答矣○蓋告子亦是以長之者為義但
究其實則是認長者為義矣

吾弟則愛之節 告子見孟子以長馬長人之不同證義
之非外因以長楚長長吾長證義之外○孟子白馬四
句先說長之之心在內故說長之者為義便見義之在
內告子長楚長一段乃說長之之心在外則雖以長之
者為義而義仍在外矣故人謂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
句吾謂此句非得力之處也

者秦人之炙節 莫中江曰雖借者炙喻長長其實嗜亦
從愛來見義若說外則仁亦說得外今既明於仁內則
亦可以卽此明彼矣○翼註曰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
同○章末須繳云義既非外則仁益非外仁義非外則
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為性矣

何以謂義內也兩節 吳因之曰行吾敬吾字極重後孟
季子兩執已見只是要破壞吾字孟子公都子各伸其
說只是要闡明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
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按重吾字極是下文因時
制宜之意雖重然亦歸到吾字上蓋謂因時制宜亦是
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吳因之曰公都子行吾敬之
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能答畢竟是認吾不透○蓋

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節。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辨難激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按因之此說得是矣。又云：據孟子則以鄉人先酌特為其在賓位而非果得以奪伯兄之敬也。敬非徒泛然改易。以此見義在內。此說得不是。當改云：特為其在賓位故暫移伯兄之敬以敬之。方是。○告子之意是謂敬因人觸發而非吾得主張。季子之意則謂敬因人轉移而非吾得主張。畧不同。公都子不能答節。吳因之曰：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却要歸到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到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翼註曰：前一在位指弟在尸位後一在位指鄉人在賓客之位。○吳因之曰：庸敬在兄二句見伯兄之敬未嘗同於鄉人鄉人之敬不得以同於伯兄之敬。此亦不是。蓋此處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輕重之宜因之似誤認。○又曰：時當庸敬而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由中出。○四書鏡曰：使中無定主而唯因人轉移則當其庸敬也何以不敬鄉人當其酌

也。何以不先伯兄。○附淺說曰：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看來庸敬在兄二句，終欠分曉，折他不倒。○按劉上玉因此遂謂此節因時二句，尙宜渾之，此謬也。因時二句，正當在孟子口中明說出。蒙引存疑直解，皆然無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說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同。○兩邊所認既不同，蓋雖再說千百句，亦終不明。白此固難以吾說爭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以通之。上章孟子之屈告子者，亦如此也。○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

季子聞之曰節。徐玄扈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總旨。李衷一曰：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張彥陵曰：引詩處提出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之說，併性善源頭指出。

性無善無不善也。三節。翼註曰：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吳滄世詠思評韓文公原性曰：三品之說，即孔子上智下愚性近習遠之說。上

智是上品。下愚是下品。性近習遠是中品。又卽兼告子內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性善是上品。性不善是下。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中品。不託其說於或人。而溯其源於孔子。是善占地步處。今日性善節。家訓曰。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衆論。故卽意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卽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能無辨乎。非冀衆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講今日性善二句。全要斟酌。○王陽明曰。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

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羣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决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潛室陳氏謂孟子性善。是從源頭上說者。是謂從性之本然處說耳。非如陽明之說也。○按管登之。又謂孔子以相近言性。是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此卽陽明之說。非孟子本旨也。觀雙峰云。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可見。乃若其情節。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不是勉強等一證。丁巳十一月。○其情其字。集註索引。存疑淺說。皆指人言樂天齋翼註。謂指性言。恐不是。○湖南講曰。性原是无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

文武興幽厲興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湖南講問赤子墮地思乳置之不安則啼豈不是帶來貪嗔種子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善明性善則惻隱四樣固爲情善甘食悅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曰赤子求乳求安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饑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唯嗟來之食鑽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甘食悅色的情不可謂善

若夫爲不善節 張彥陵曰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四書鏡曰天之生之與之心而統是性情則必與之以是才而能盡是性能達是情也○才與

材之別大全朱子說不甚分明大抵謂以義理而兼形體說者是才其專就形體說者是材○孟子所謂才畢竟是氣是理曰才畢竟是氣但專指其自理而發者故集註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存疑亦曰孟子言才自理言也愚意此所謂才卽是浩然之氣但才則兼知行在內耳又志亦在其內○雙峰以良能來解才字蒙引謂其最切是矣然愚意更欲兼良知說

惻隱之心節 附存疑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按存疑段落與新安陳氏同與淺說達說大同小異淺說達說得之○吳因之曰仁義禮智

非外鑠我三句。與不能盡其才。緊相接應。蓋謂之曰。我固有者。見我要仁。便能仁。我要義。便能義。我要禮智。便能禮智。此處正是箇才善的意思。若先說固有。後方補出才善。便非本旨。○四書脈曰。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弗思句。○樂天齋翼註曰。爍字要體自外至內。意言四者。雖因情始見。非緣情後有。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正。○四書脈曰。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翼註曰。或相倍蓰句。主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者。之遠言。下句方接得。○吳因之曰。我有才。無奈不肯求盡其才。二句道盡下半節大旨。

天生蒸民節。張彥陵曰。情才性前已發明。此節只重引孔子贊的詩詞。揭出一箇真證佐。○又曰。蒸民便是聖

凡無兩樣。○樂天齋翼註曰。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因情驗性之意。當找在末。○吳因之曰。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差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而順適。畧無勉強。真有歡欣暢洽之意。故曰好。全在此處想得。好字真切。若泛以孚拚等語。貼之。便是失旨矣。○總註省察矯揉。大全分貼知行。殊不是。○附蒙引曰。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人所秉執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似亦為情矣。上文則字。卽是。○按蒙引此條。背註不可從。大全淺說。達說俱不如此說。看來此處所謂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當於性上說。

富歲子弟多賴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首節是綱。次二節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卽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以心字作主。○按此與蒙引存疑同。因之謂聖人與我同類句是一章大綱領不當以降才爾殊爲一章綱領謬矣。○說叢曰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一句的註疏。富歲子弟多賴節 張彥陵曰借富歲凶歲以形容習染之移人。亦容有不善者非專就豐凶論性也。○翼註曰多暴處且勿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內用看來通出一節多賴處亦不可發透。只以賴字作善字說過。如人暴橫者謂之無賴。或云無藉卽此賴字意。○多暴

卽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說到事爲而後爲暴也。此處文勢與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畧異存疑殊混。○若陷溺其心與非僻之心生則仍是兩層也。○蒙引謂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爲上爲切依此則才專就發處見依前章四書鏡之說則才兼就性情上說兼說爲是。但此章大旨則在發處說耳。○徐倣弦曰飢寒疾苦之迫其身其爲陷溺也淺紛華靡麗之蕩其心其爲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多賴多暴律之也。

今夫麤麥節 四書脈曰人都以地同時同熟同謂足明降才之同余謂不然須知麤麥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其熟自同人性皆善苟無所陷溺其心而培其生機則人人皆可爲聖卽麤麥之熟

有不同。必有不齊處。人之遠於聖。必是陷溺其心。而操存之功與聖異也。○翼註曰。麩麥節。常說云。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時又同性之所育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成同也。丘月林云。只重皆熟句。不必作三同。甚是。○按此與四書脉同。但此云只重皆熟句。不若脉兼重其生其熟更完也。蒙引存疑淺說大約皆主三同之說。不是。○附蒙引曰。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麩麥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

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按蒙引此條甚拘。只依新安陳氏為是。四書脉亦本新安也。○湖南講曰。麩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地有肥磽三句三平看。每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齊二字總承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翼註說約等書皆無明訓。愚看來當如此。○張彥陵曰。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

故凡同類者節。翼註曰。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說。而合性意。○張彥陵曰。愚按吾人不肯合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孟子曰。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何處更著聖凡二相。○附四書
脉曰。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
含蓄未露。○按依集註蒙引存疑淺說。卽露出亦不妨。
但只宜輕發耳。

故龍子曰節。樂天齋翼註曰。故龍子故字。承聖人與我
同類來。

口之於味四節。四書脉謂子都卽鄭大夫公孫闕。○樂
天齋翼註曰。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語。點醒同字。以
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
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
頂上來。非重悅之淡。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
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四書脉曰。先得句要剔

一先字。衆人陷溺。須觸此理。纔見其然。便屬後得。聖人
不爲物溺。未觸以先。原無不然。卽先得也。講內要點說
聖人只先得。非獨得。醒出聖凡同然意。不重聖人先得
上。故理義故字頂此句說。唯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
乎理義者亦同。○吳因之曰。末節理義二字。要說得重。
見禮義是天地間至純不雜。至粹無疵的人心所同然。
就是這箇物件。要在此處隱隱藏得箇性善的意思。乃
佳。○徐巖泉曰。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
此卽指惻隱
羞惡之類口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天
機之妙。不待安排。○張彥陵曰。按芻豢句。昔解只說是
例其同。時解乃並說是例其悅之妙。要之唯其妙於自
然。斯見其爲同然。若悅處有所勉強。有所假借。便有然

有不然。又安所得同。○如此看，則同然意當在言外補出矣。亦未是。愚意此二句當重兩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固如此也。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不必在言外見同然意。○吳因之曰：章內相似字面及諸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徒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是人性之皆善也明矣。○又曰：此章全重心言心正所以言性也。心性原不是兩箇。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曰：以心明性，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此孟子論性最精切處。○按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即與上章以情徵性同。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總旨

樂天齋翼註曰：通章即山木

以著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於養末，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節。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句最宜著眼。正斧斤牛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聖賢學問，又不必專以避為事。○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意亦俱重。何必專重下一層。○樂天齋翼註曰：濶即濶其所息也。

雖存乎人者節。張彥陵曰：雖存乎人者，雖字照下違禽獸不遠看，非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依此則人字就不好人說矣。此本吳因之與蒙引又不同。與存疑亦不同。○附蒙引曰：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

材此在山者然也。雖然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附翼註曰：其日夜之所息，與上節不同，此只重夜字。○按淺說亦與翼註同，俱不是。日夜二字只平說，蓋此句內不必遽重在夜也。○劉上玉曰：其日夜句，大全諸子及諸講俱說夜氣清足以生息，尚未妥。氣字在下句，此句不當說。本註自明。○按其日夜句，亦有氣在內，但不專主於氣耳。○翼註曰：好惡與人相近，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又曰：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徐自溟曰：與人相近是自覺，非人見。○鄭豁渠曰：人所謂本來人也。○四書脈曰：夜氣即是才。○李衷一曰：聖人無夜氣，以其常清常明也。衆人良心放失，日間好惡必是拂人之性，直至夜來睡寐之時，前念已往，後念

未興，積至平旦，睡寐初醒，尚有一點靈明透露出來，直是人元來的心，忽自障翳自現出。○李見羅曰：孟子論良心多於卒然有感之際，驗之如入井之見而慄隱生，嘖蹴之與而羞惡生，皆天機之自然，驟感驟應不容強爲者也。然必乍見嘖蹴而後有是心，則非乍見嘖蹴之時，其矣。故特提夜氣二字以驗人心之真。○湖南講曰：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聽了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會有養的，反聽憑著氣。蓋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浩然之氣是通一身之氣，夜氣是此心精英之氣。大全雲峰胡氏、東陽許氏俱牽浩氣來說，恐未是。○右愚初見如此，然看來夜氣亦似通一身之氣言，卽依雲峰

東陽說自妙也。○張彥陵曰：初學須在平常心中認識。出本心來做主腦。此最是初入門一段要緊路徑。本心雖汨沒。其實有不容泯滅處。常因時發見。學者但要識取耳。平日好惡。孩提愛敬。乍見惻隱。生死欲惡。皆孟子教人識本心處。若不當面錯過。時時應有入路。○孟子言性之善。則驗之情。言情之善。則驗之乍見之孺子。平日之好惡。孩提之知能。妙妙。○梏之反覆。不可謂夜之所息。而且晝梏之。且晝所息。夜又梏之也。須如淺說云。昨夜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蒙引存疑亦甚明。○朱子曰：夜氣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吳因之曰：夜氣不足以存。正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存字要說

得細。蓋當良心放失之後。猶有且夜所息。是良心既絕。而復續。既往而復來。有既亡而復存意。故云存。至於梏之反覆。則併夜間亦無所生息。直是絕不復續。往不復來。亡不復存矣。故曰不足以存。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不足以存。非兩層。○按因之說甚明。但謂夜氣不足以存。與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稍欠完備。一字當改作三字。○張彥陵曰：違禽獸不遠。對與人相近看。蓋禽獸有知無良。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只是知覺運動。故與禽獸不遠。○觀此乃知孟子動輒以禽獸比人。不是罵人。乃實理如此。

故苟得其養節。翼註曰：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物字所包者廣。由本人心在內。只虛虛渾說為妙。

四書脉曰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待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為轉移耳。

操則存節。翼註曰。上四句懸空說。末句方可露心字。○四書鏡曰。道心人心相為消長。○蒙訓曰。孔子當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極真活的事物。尚未言及操心不舍之法。○四書脉曰。末節不重形容心之神。重在欲人存養意。○張彥陵曰。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在天理上便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出入。蓋天理是心之窟宅。所謂神明之舍也。出入云者。出入於神明之舍耳。○王陽明曰。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此卽范淳夫女心豈有出入之說。程子雖取之。然未嘗以為孟子本文正解也。陽明則便以為孟子正解矣。謬甚。蓋

此節不是論心之本體也。大全朱子自明。○說叢曰。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云。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為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云。觀此條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又曰。居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湖南講曰。前邊說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
那裏提攝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隨他轉。○大全
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
於內者。皆荒忽無常。似將出入無時。二句專承舍則亡
矣。恐未是。所謂偶存於內者。卽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也。亦屬操存邊矣。○宋潛溪曰。唐虞言惟微。惟危。孔子
言無時無鄉。孟子言物長物消。此勘破千古人心之機。
唐虞言精一。孔孟言存養。此指示千古心學之要。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承上文心
字來。大都亦是論心。見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
不可有意。○此章兩節譬喻。新安陳氏則以兩意分析。
而意不相貫。淺說亦以兩意分析。而中用一過文云。然

君子進見之時少者。由齊王聽信之不專也。蒙引存疑
翼註說約因之。睡菴則俱云。二節是一意。三說不同。作
一意看者。是。○翼註曰。舊說末節是推原。小人所以得
雜進者。由王聽信之不專也。看來吾見亦罕矣。卽是王
不專心了。豈待下節推出。然只云譬了。又譬亦不見滋
味。要看小數也。句與爲是其智弗若與句。方知此節意
味。蓋治國大事。或猶誘於天資之不逮。今奕卽小數。縱
使天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事。今乃有精有不
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信由於見之罕。寒
之至。無可惑者矣。下節決上節之意。○按翼註與蒙引
存疑同。與新安陳氏及淺說俱不同。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節。吳因之曰。人心虛靈。莫不有智。

唯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所爲。自有所以壅塞蔽錮之者。何怪其然。故曰無或乎王之不智。大率此章雖自議論。實陰寓諷諭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於智。故首句就有竦動激發之意。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四書脉曰。吾見亦罕矣。全重歸咎王疎君子而親小人。○張彥陵曰。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此說是主新安陳氏之說。○翼註曰。有萌生於一暴。終無如何生於十寒。○附四書脉曰。有萌不必說。孟子見王時。乃有萌。此說齊王本心靈根不死。有觸即生。即放失之後。而萌蘖自生。

今夫奕之爲數節。張彥陵曰。即王心亦有萌處。便見非智之不若人。○四書脉曰。末節重學奕。不重誨奕。上○又曰。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也。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

魚我所欲也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以本心二字爲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况身外物乎。勘得生死富貴關破。便爲勿喪之資。○翼註曰。通章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卽是義之端也。○吳因之曰。此論秉彝義理處。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敵義理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益彰彰矣。欲惡有甚於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彝之心。欲義

則甚於生。惡不義則甚於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義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曰本心。

魚我所欲也節。四書鏡曰：首節四箇所欲，且勿露熊掌。尤美義尤重意。此意還在下文。○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然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亦在其內。新安陳氏以爲是說，托孤寄命之大節時事拘矣。○樂天齋翼註曰：生與義爲何不得兼，就遇變難處言。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損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吾度人心自然之願，欲必舍生而取義。○張彥陵曰：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四書脉曰：舍生非必死。○樂天齋翼註曰：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

之難上說。觀一簞節可見。○翼註曰：舍生則必死矣，故下兼死。

生亦我所欲節。洪覺山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擬。○張彥陵曰：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卽明點義字，亦何妨。淺說亦明點義字。○樂天齋翼註曰：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籜之良心是也。良心卽末節本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兩節。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玩慶源輔氏說亦可見。○翼註曰：第三四節不過卽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節。張彥陵曰：是故二字結上起。

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一簞食節。徐倣茲曰。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個真心。激發處。方能拋得身子。所以拈出嘽蹴二字。作話頭。然賢者之激發。其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嘽爾蹴爾。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沈無回曰。不受嘽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等人看。○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嘽蹴之時方見得。○樂天齋翼註曰。不受不屑之心。不可指定行人乞人說。只是雖行乞且激於義而不苟受。况非行乞者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盧未人曰。萬鍾對簞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禮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所爲矣。○張彥陵曰。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故兼言禮。○翼註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翼註曰。妻妾之奉。還是奉養妻妾。難說以萬鍾去娶妻。○成玉弦曰。所識窮乏者得我。亦是好念頭。但爲此而不辨禮義。則是徇名而喪實。故與宮室妻妾作一例看。○末句與字。作斷詞看。不必作疑詞。淺說得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節。鄉爲身死。作一讀。不必如東陽許氏之說。○四書脉曰。鄉爲今爲。只就一人看。○又曰。失

其本心言非無欲惡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按告子上篇自魚我所欲以上。皆是言仁義爲人所固有。而人自失之。自仁人心也。章以下。皆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人不可不求。

仁人心也。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以心字作主。前兼言仁義。仁固人心。義亦根心。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四書脉曰。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箇心。○附吳因之曰。仁人心也。節是學問之道。在求放心的根子。要看得相關。這道莫大於仁義。而心便是仁心之運用而爲路。便是義心之關係甚重。而决不可放如此。故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前二節先把心字說得重。末節說箇求放心。方始得力。○按朱

子明謂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若如因之說。則是把仁來形容人心矣。大謬大謬。

仁人心也。節。翼註曰。首節兩人字。最見仁義切於人身。意。葛屺瞻曰。仁爲善之長。并禮義知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云。人路如夫子云。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知。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註仁則其生之性。此以心之德言。大全朱子謂生之性。便是愛之理者。蓋謂愛之理亦是生之性耳。非正解本文也。○樂天齋翼註曰。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豈不是路外。此皆荆棘坑塹。非人著足之地矣。○舍其路而弗由。兩節。二句只平說。爲是與首節一例。○

須知舍其路句亦有知字在內。又須知此數知字猶淺。只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張彥陵曰：放心加一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此節大全朱氏公遷說殊不妥。蓋所謂輕與惰者，皆當兼自暴自棄，皆是不肖居仁由義，皆是不能求放心。公遷分配得不是。

學問之道無他節。翼註曰：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猶俗云走作了也。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迷則千里，覺則見在。○方孟旋曰：放非專馳騫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湯養林曰：求放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

此存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如此方說得工夫全。○大慧師曰：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則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鶴林玉露曰：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大全朱子亦有此意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關。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關者全其本心。○翼註曰：放字病痛有粗細，極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食不違，乃淡於求，兼靜存動察言。○按翼註最是。朱氏公遷謂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誤矣。○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是你心也。知求則心在矣。此心不待尋求，即覺

其失處卽心何更求爲。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是遲了。○
聖賢功夫原有當下卽了的。有終身做不了的。朱子固
未嘗偏執也。專以此爲朱子晚年定論亦誤矣。○附淺
說曰。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道要也。學問之道是中
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按勉
齋已謂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矣。淺說殊穿鑿。大註特將
事字代道字耳。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朱子小註
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疑。謂此說不是是
矣。存疑又謂大註能求放心則氣質清明云云。亦是小
註意思則誤。大註之意蒙引解得好。○蒙引及朱氏公
遷俱云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固是。但須知此
學問不但兼知行并兼存心。是又與道問學小異也。○

此章總要見仁義切於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蓋學問
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求仁義則猶未見其切於
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人明矣。故不曰求其仁義
而已矣。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口氣若曰仁義在人本
不待學問而自有也。自人之失其仁義也。而學問於是
急矣。而人往往怠於學問也。亦思學問何爲者乎。蓋仁
義者人之心。而學問所以求此心也。急乎不急乎。○此
章學問二字乃實指好的學問。非泛說也。學問兼尊德
性道問學在內。求放心猶云脩德凝道。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猶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非爲他欲
以脩德凝道而已。此集註之本意。朱子之定說。而蒙引
存疑所主也。今斷從之。有以學問爲道問學求放心爲

尊德性謂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者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又有以學問爲道問學求放心爲尊德性而謂學問亦所以求放心者此亦依傍朱子未定之論而爲之者也。又有以學問二字虛說謂求放心便是學問而以尊德性爲求放心抹去道問學一邊者此象山陽明之說也。若淺說則又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此誤看集註之意也。若吳因之則又云義與仁並重均之不可失却究竟只一求放心便都完事了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尤爲穿鑿也。凡此五說俱不可從。○凡聖賢說存心有與窮理養性對說者有包窮理養性說者此章與前後諸章說存心俱是包窮理養性說。

今有無名之指節 姚永菴曰人心本信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爲喻。○陳伯玉曰屈而不伸處不可說指之通害若通害又何以云不若人哉。○直解曰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爲舉動之害。○張彥陵曰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閒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指不若人節 吳因之曰指不若人節勿用平實講須體會竦動入心意言指甚輕心甚重明明白白他究竟不曉得倒置舛錯非誠所謂不知類而爲天下之至愚極暗者哉。凡看孟子做省天下處須放得虛活乃妙。○葛屺瞻門人鄭萬齡問伸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中議論多端請各分別箇實際答曰孟

子的言每於一義生出許多指點。若必逐處討箇實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拱把之桐梓章。張彥陵曰：愚按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箇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別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別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也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肖甘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吳因之曰：所以二字。是一節精神。○樂天齋與註曰：此章是孟子惕人不知養身者。前以心照指言重在信上。此以身照桐梓言重在生上。○姚承菴曰：養桐梓者。滋培灌溉。必在根上用功。心者人之根也。所

以養身之處也。下章無以小害大。從其大體。是所以養也。○程子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以合理之聲色言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血脉。威儀以養四體。今之人只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不知求。甚而血內之軀。且不知養。有多欲以戕之者。良可哀也。○直解曰：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楛於旦晝之攻取。豈愛身不若云云。○按此說養身。兼內外說。本新安陳氏而蒙引則云：身以心為主。似不同。蓋分言之則心與氣為二。合言之則總謂之心。未嘗相悖也。○依南軒張氏則養之者有欲其進益之意。蒙引又一說則謂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未及與其長進之意。看來生字包得長進之意。蓋至

於進益而生之量始全也。○直解又云所謂養身者必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此卽孟子所謂持志養氣孔子所謂主忠信從義也。○吳因之曰世俗之養者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所以養者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按養身卽是養心。不必到所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養心之工夫耳。○家訓曰弗思甚句與不知類句同意。俱是提醒人意。非徒慨之也。○翼註曰思字勿淡發。蓋身與桐梓輕重甚明。只是人不曾想到耳。○吳因之曰所謂思若只向養處摸索。也不濟事。須先從身上要看破。蓋人皆知血肉之軀之爲身。而不知此雖不可謂之非身。又不可卽謂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不在焉。能思身之所以爲真。然後能思養。

若論其極。則豈惟小害大賤。害貴爲弗思。彼老之長生。猶爲溺於養也。釋之無生。適以叛於養也。溺於養者。私其身。不知此身原非我所得。私也。叛於養者。贅疣其身。不知大冷原未嘗以我爲贅疣也。則亦未講於慎思而已矣。

人之於身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鑒戒。蓋申說養小之爲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於己也。○樂天齋翼註曰首二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己。下深戒不善養者。而益以見其當自審也。

人之於身也節 張彥陵曰人之於身也五句。槩論人情。

因免錄卷十一
○翼註曰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
事言○樂天齋翼註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
而他求哉己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己身上反看一
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昭然於己取之是示以稽考不
眩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之
法不是明其考之之易也○直解曰於自己身上反而
求之審其何者為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為輕而在所當
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為不善善與不善
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耳使非反之於己而審其
輕重之倫有不失其養之宜者哉
體有貴賤節 吳因之曰過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
之於己以考其善不善耶○又曰體有貴賤二句見體

原有不同不是可樂養的言體之在人非曰皆貴而可
養也蓋有貴而亦有賤矣非曰皆大而可養也蓋有大
而亦有小矣○張彥陵曰貴賤大小註雖以口腹心志
言看來還是虛虛說分稱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
無不統為大各分一官為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
重養其小二句正見其養之善不善處○樂天齋翼註
曰於為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為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場師兩節 張彥陵曰賤場師曰狠疾人都著則為
增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又
曰一指肩背乃就小體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實語
飲食之人節 徐儼弦曰飲食不必言就口腹之欲而害
心志之大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會自家身子雖

生於天地之間亦只養得一箇口腹而已此所以爲飲食之人也莊子云風波之民孟子云飲食之人一而已矣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節 樂天齋翼註曰末節設言若使養小而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爲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之必失大耳○張觀文曰此非放寬飲食之人正喫緊喚醒飲食之人耳文評○末節依註是反言以決養小者之必有失四書脉誤附下○附四書脉曰無有失是就飲食之人撥轉他語若苟無害大害貴之失則人心一轉便是道心口腹之養卽養心志豈僅僅爲尺寸之膚哉則字緊承無有失說非軀命所關之謂○此未嘗不緊但以

此解口腹句則謬矣口腹句只照註中軀命所關說○直解曰善養心志者只在辨禮義而已能辨禮義則是嘽蹴不受至於萬鍾不取皆確然有一定之見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

鈞是人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愚按此章綱領在從其大體爲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箇機竅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則能參能贊的人卽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吳因之曰思之一字是此章大關鍵又曰細玩此章便是非禮勿視聽道理

成人也節 翼註曰前云鈞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後云鈞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爲大人爲小人

為字作謂字。看不著力。○四書鏡曰：大體小體且空講。慢露出心與耳目為是。○四書家訓曰：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打養來以成功言。

釣是人也。或從其大體節。吳因之曰：從其大體。只在小者不能奪上。但非先立其大。則亦不能。故特推明而言之。○又曰：耳目之官。節耳目一些。主張也沒有。唯心做得主。天之所與本有大小。如此。故人能先立乎其大。主張耳目。便稱大人了。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不是言其所關之大言。唯其所主張也。正反上蔽於物意。○樂天齋翼註曰：自耳目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開闢說。不著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體。原是如此。○陳大士曰：從

大體而卽以為大人。從小體而卽以為小人。則大體之當從小體之不當從。此不待知者而決也。然亦有欲從大體不從小體而卒不如其願者。何也。則以不得其從之之術也。今夫小體之不足恃也明矣。所恃者獨在能思之心。使棄焉而不立。立焉而不先。俱非所謂從之之術也。何也不立則我必不能以虛應。不先立則我必不能以卒持。故夫古之君子。知言養氣。積其不動之學問於恒居之時。而思慮預防。定其不驚之精神於涉境之際。由是可以交物而無所防。此從乎大體之方。而適於大人之路乎。○四書脉曰：蔽與引不同。亦無甚先後。蓋為姦聲亂色所遮蔽。便從他去矣。○張彥陵曰：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陳伯玉曰：思則

得之二句。正形容思之靈通。所以爲大體。與操則存舍則亡有辨。○吳因之曰。若作次節文。當云。耳目不思而蔽。最易引物。而爲心之累。而心官能思。獨操得失之權。則固可以制耳目者也。使於天所與之中。有所獨主。而先立其大焉。則小者不能奪矣。○說叢曰。羅整菴困知記云。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張彥陵曰。此天之所與我者。總承上說。要見天方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爲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故能先立其大。卽小者自不能奪。只閑閑與箇見成的說。○翼註曰。立字有植立不仆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奪是奪心。不但淫聲邪色。卽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可見。○庚戌林麐煇曰。心立於耳目不交之地。思固以却物而見其能先。心立於耳目方交之時。思又以御物而見其能先。○此卽翼註之意。○先立似卽中庸前定之意。不必專就不睹聞與隱微時說也。翼註說須善看。徐自溟說殊有見。○徐自溟曰。人生終日開目便視。觸

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必在靜坐時先立定此心。然後去視去聽。決無此理。只是將此心念念操持。時時提醒。使能思之體常足爲應用之主。不待物已交之後纔來用此心去思也。○崔後渠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夫耳目有用。而無思。故邪正兼收。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思則役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悟空。○直解曰。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又內外交脩之道。○按直解所說。卽所謂無暴其氣也。亦是先立乎大之工夫。不必在言外見也。蓋持志養氣。皆所以從乎大體。不持志不養氣。則皆所以從乎

小體。時文有云。任耳目而忘心。而心遂化而爲耳目。因心以及耳目。而耳目亦可進而見心。正得此意。○嘉靖壬午福建程講先立乎大云。制之於動則難矣。必主敬於無聲之先。慎之於動亦晚矣。必存誠於不睹之始。此亦近直解之說。○張彥陵曰。到小者不能奪。固是妙。其能思之用。亦只是還其無思之體。○樂天齋翼註曰。此謂大人句。頂上二句言。此所謂從其大體者。而安得不爲大人乎。○堪輿二字。蒙引一說謂堪者天道。輿者地道。又一說謂堪任也。只是謂任載之輿。指人在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二說未知孰是。且堪輿二字。亦未知出於何書。

有天爵者言總旨。張彥陵曰。愚按此章借爵之一字以

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爲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馮開之曰。古之時。天人之爵合。今之時。天人之爵分。如此說方明。○張彥陵曰。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庚戌會墨左。襄南獨從正學術。維世道。勘出孟夫子立言警世本心。最見其大。
有天爵者節。鍾乾所曰。天爵之說。孟子創之。實得自維皇寵錫語意來。○淺說謂天爵不必說是天與者。似不是。○翼註曰。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卽仁義之有實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故曰。自然之貴。○樂善不倦。翼註謂勿涉工夫。極是。蒙引以美大聖神及樂斯二者。

來說者。乃比例之辭。非正解也。雙峰謂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則誤矣。若淺說講脩其天爵而曰。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便不妨。蓋論本體則樂善不倦。本來如此。論工夫則樂善不倦。乃造其極之境也。○附劉上玉曰。首節正說。不必遽側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按人爵雖不可廢。然此處不重此意。全要見人得而予奪意。淺說自明。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節。樂天齋翼註曰。古之人節。不重古人上。借古以惕今也。○人爵從之下。當補云。唯其若是。是以人爵旣得。而其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而弗失矣。方與下節對。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節。吳因之曰。末節則惑之。

甚句重看終亦必亡句帶言○沈無回曰天爵棄而人爵亡卽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脩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辭湛甘泉曰其要之心卽其棄之之心也欲貴者節 張彥陵曰蔡虛齋云貴因有所崇重而得名欲貴只虛虛說箇願慕尊榮意○按蒙引並無此說淺說亦主爵位言○湖南講曰欲貴卽欲人爵的貴○樂天齋翼註曰貴於己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慨人不思正喚人去思耳要得做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節 樂天齋翼註曰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梁人之文繡此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以酒節 張彥陵曰仁義本德字說來聞譽又本仁

義說來○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己字看○樂天齋翼註曰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聲譽說卽遜世不知亦不害其爲聞譽○吳因之曰既醉節正見其爲良貴非在我重而外物自輕之意故尹註在外曰不願膏梁正形容飽仁義之爲可貴曰不願文繡正形容令聞廣譽之爲可貴非渺小富貴凌壓勢利之意○按因之說極明玩存疑亦是如此蓋此節是言良貴之可貴不主得良貴者言尹註乃言外意也淺說講第三節卽補說良貴過至第三節則云然則能得夫己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者乎此不可從○四書家訓曰此 見良貴在人常有常足非若人貴之聽人貴賤者蓋滾爲不思者醒也○按此與因之存疑合

○玩因之說則知新安陳氏云兩不願卽中庸不願乎外之意亦是言其大意如此非正解本文也中庸所謂不願乃是主得良貴者說雲峰一條亦與新安一例○四書脉曰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膏繡亦不必不膏繡孔之曲肱舜之衿衣同一不願而已○此說得最妙蒙引謂不願是無慕於彼非不願就也其意亦如此

仁之勝不仁也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因當時以仁爲不勝不仁故發此論本文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是立言根子○大意言爲仁不力是以不唯無益而且有害非仁之咎也

仁之勝不仁也章 徐巖泉曰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

物感上生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姚承菴曰人心只有箇仁人若全體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字說仁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此章仁不仁南軒張氏就一人說而翼註直解主之新安陳氏作兩人說而蒙引存疑淺說說約皆主之朱子小註則又兼兩人一人說看來朱子爲長○新安謂此章恐爲戰國諸侯說未必然也至以終必亡爲滅亡尤謬○附淺說曰仁不仁須作兩人說不是理欲消長之說○附翼註曰仁不仁只是一心中理欲勿作兩人看○翼註曰猶字直貫至不勝火○按猶字雖貫至不勝火然須在也字一頓不熄句帶下此又句說蓋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不熄

句特蒙上猶字而言之耳。非一直貫下也。○大全辨云。則字謂字。形容暴棄。一流人最親切。○陳大士曰。以積錮之習欲勝。以宋人助長之精神。其勢不能。○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辭。自諉意當在亦終必亡。句內玩誼。自見。○張彥陵曰。與於不仁句。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深罪之也。亦終必亡。即指今之爲仁者說。○直解過至第二節云。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爲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寢消寢微。而終於亡矣。最明。○五穀者。章上章言爲仁不力。則不能勝不仁。而不得咎仁之不能勝。此章言爲仁不力。則不如他道之有成。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其意蓋相因也。蓋爲仁者既貴能

勝。又貴能熟。○翼註曰。通章歸重末句。○張彥陵曰。此章只重熟。仁非是取美稗爲仁不熟。乃至不如美稗。蓋甚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爲美也。○沈無回曰。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真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翼註曰。美種就上見。○徐自漢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貴在人。之用工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但熟之之工。又全在心體涵濡。勿矯強襲取。○王觀濤曰。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鄧定宇曰。仁到熟處。動與仁游。靜與仁俱。時時皆仁。處處皆仁。不待安排。方始是熟。○黃厚齋曰。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

之五穀。管仲楊墨已熟之莢稗。○陳大士曰：從心不踰。天下視爲疑鬼，疑神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熟故也。殺身成仁，天下視爲至危至險之事。而君子亦初無難，熟故也。○苟爲不熟，一日至焉，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逢，用之而有扞格之勞，或居之不安，處之而又有退轉之路。○馬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閒歇而不熟；進銳退速，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熟。○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

羽之教人射章。張彥陵曰：通章要看四箇必字。○樂天齋翼註曰：羿與大匠，尙不能廢法教誨，則法之難廢可知。○翼註謂此章重教邊，看來不必。○張彥陵曰：此章

不徒論法，正見教學相成之妙。○按此章亦無此意。○徐徹弦曰：執規矩以盡匠之神，亦非上達之妙也。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按此是梓匠章意，非此章意也。○葛配瞻曰：正意不會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箇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樂天齋翼註曰：三志字二以字亦有別志，卽內志正之志，引弓滿殼，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員，唯所用之，故曰以。○按雖有此分別，然不重在此。

